

# 碧血丹心 大俠傳

于左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

——一名碧血丹心——

萍水文公直撰

古董姜俠魂評  
洞庭秦來甫批

姑蘇沈異塵讀  
萍水文公毅校

第二十五章 義憤填膺飛符遣將 毅忱誅佞劫獄戕官

話說吳二磕睡朦朧之中，忽聽得人聲嘈雜，連忙爬起下匠，推開一線牕榻，側頭向外細瞧，卻見自己所倚仗回南的八位英雄，都被網綁了。心中大急，且恐有人來捉，急忙爬上匠去，打穿低楞近檐處的屋瓦，拚命爬上牆頭，捨死忘生，向下一滾。幸喜北地牆壁不高，滾到地下，沒受傷損，爬起來，拔步飛跑。

吳二這時，心慌意急，不管路途高低，也不管東西南北，祇捨命狂奔。一口

寫武俠越  
牆便是武  
俠寫常是  
越牆便是  
常寫各極  
其妙用四  
個爬字使  
將吳二心  
慌意亂情  
景活畫出  
來

氣跑了約莫二十餘里，方纔止步，端正方向。見日光從右曬來，知已迴頭向北。便尋了一棵大樹，背着樹坐下喘息；一面思忖：『我真倒眉！流了這許多年了，好容易得回家鄉，又遇着這般使人肯帶我回去。卻偏遇着這狗娘養的地方，無緣無故的將人拏下；如今倒連衣服鋪蓋都丟了，仍是和一年前一般賸得淨人一箇，叫我怎處？……』想來想去，不覺傷心痛哭一番。

哭到極痛處，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我不呆麼？旁人路見不平，還要仗義行俠；我身受其害，就這般白放過那些鳥官、鳥差麼？……何況伍爺、沈爺，幾箇都待我不錯，我怎能不盡我的力量去給他們討救呢？……我舊東家——沈大夫——不是入了他們夥兒出了塞嗎？我祇此到塞外臥牛山去報箇訊，還怕沒盤纏回南去麼？』正想罷，便決計犇往臥牛山去。

邊塞地方，吳二沒處不熟，他蕩來蕩去幾年來，祇在這一帶地方混。因此他出塞入塞，賽過是喫家常便飯一般，不把他當做一同事的。他主意既定。

武俠說部  
中每不用  
書中人何  
邊之錢亦  
自而來亦  
不計及須  
若干路須  
多其所寫  
顯武俠亦  
之則其何  
非則其何  
人則其何  
以維其無  
腹實爲無  
從究詰之  
疑問本處  
於此等處  
照顧週到  
雖不應其  
亦急待走  
事而遠忘  
筆路費宛  
其路費宛  
轉寫出其  
腰間袋內  
之集銀筆  
意周到彌

伸手向腰間袋中一摸，喜得身旁還有在沈家集得的幾兩銀子，在插袋，原來預備再集些湊着做回南的盤費；如今祇先取出來用了再說。便將腰帶緊了一緊，又犇了二十餘里，纔買了些饜饅喫了。又在村市上買了乾糧，急忙犇往邊塞。

吳二一路之上，足不停步，拚命前行，連夜帶日的走去，祇二日便犇到了居庸關下。從關側小路偷走過關，幸喜得遇着馬步巡查，安穩過了嶺。塞外路徑，他也是諳熟的，心中着急，也顧不得辛苦，一直到臥牛鎮來。卻是吳二不知臥牛鎮指揮便是臥牛山的頭領。到了鎮上，不得過河，問了問，沒得渡船，那水又是暴水，沖成不結冰凍，無法過去，急的了不得。呆在河邊癡望着。

恰巧有個臥牛山的健卒渡河送信，見他呆立在那裏，心中有些疑惑，他不是好人，便上前來盤問他。吳二便說：『要想過河去尋箇人。』健卒問他：『尋誰？』吳二一眼瞧見健卒身邊帶着一方紅旗，上面有個『天』字，心中一積俗，

繞無跡此  
謂必如余  
乃是武俠  
乃是武俠  
小說必如  
此乃能作  
小說乃能  
作武俠小  
說武俠小  
說李爾能  
鮑者直能  
父胡禱倉  
斯言也然  
者以爲然  
否一緊防  
緊一銀子  
失落銀心  
也吳二筆  
細寫者日  
細寫者日  
急之謹慎  
逼宵通眞  
臥牛營制  
每船五十  
今船大八  
搖分班約  
是或則其  
值或則其

便道：『尋沈一劑。』那健卒見他祇一箇人，又沒帶兵器，便先問他道：『你尋沈一劑做甚麼？』吳二道：『那是我的主人，我特來給主人送訊的。』健卒便問他討信，吳二說：『是口訊。』健卒料他做不出甚麼事來，便道：『你隨我來吧。』說着便拔下腰間紅旗一展，祇見對岸蘆葦中呀的一聲，五箇人合力搖出一艘快船來。健卒領了吳二上船，搖過對岸。

上了岸，健卒將他領到柴門嶺後，守將潘榮營中盤問一偏，吳二將衆俠被陷在涿州的事說了。潘榮便將吳二留在營中，另派快馬進寨報訊。吳二滿心焦急，又不敢多說，祇瞠着眼，向山中望着。約莫半箇時辰，小大蟲皮友全身披掛，背插雙鎗，騎一匹高頭駿馬，一手持着一方令旗，一手牽着一匹空馬，如飛而來。到寨前立馬，傳令道：『奉主將軍令，將報訊人吳二帶到大寨。』傳罷，將一塊寫着字兒的令牌，交給潘榮。潘榮便叫吳二上馬，隨皮友進寨。

他五人係  
戰士前行  
命其逃也  
防其擊天  
足見擊防  
寨訓練密  
範之周密  
暗寫擊關  
寨先築關  
之外面一  
層以備敵  
人之空城  
凡此皆諸  
中補寫諸  
大俠立寨  
後之設計  
省三關工  
寫各異因  
程內外緩  
有急之不  
也

吳二拜辭了潘榮，踏蹬上馬，皮友叫他在前面走，自己隨在後面跟定，並招呼方向。吳二一路上留心瞧去，祇見巡山兵馬，絡繹不絕，遠處山凹中，時見旗鎗閃過。遙見第一關頭，旗幡招展，鎗刀如林，正中紅旗黑字，迎風顯出一箇斗來大的「錢」字。將到關前，皮友將旗一揚，祇聽得關上有人高聲喝了箇「忠」字；皮友在後也高聲應了個「武」字。便開了關門，吳二躍馬進關來，迴頭細瞧時，祇見築好向外面一層厚甃牆，關內還正在打樁堆土，一面砌甃甃牆。進了頭關，一連過了二關、三關，都和頭關一般開關放進；祇二關關垣還祇築得五尺餘高，暫使木柵橫欄，算是關門。到四關時，守關兵將紮營在關外。關基正在打樁，兩旁有八個健卒，各挺長矛，把守着。皮友也照頭關一般，喝答過口號，纔過了隘口。纔進關，便撞着一隊人馬，迎頭認軍旗上一行小字，是箇「巡山都頭領」，中間一箇大「俞」字。皮友大高聲說了「緊急」二字。祇見對面一員黑盔、黑甲、黑面、黑馬的大將，將手中三尖兩刃刀左右一擺，讓吳二皮

友兩騎馬，當中穿過。霎時間進了寨門，下了馬，皮友便當先引吳二到大同廳來。守廳首將馮璋將吳二身上搜過，便進內通報。片時間出來領了吳二進裏，皮友繳令給馮璋便向廳旁房內去了。

吳二隨着馮璋過了好幾間庭廳，纔到一箇小院落中，書房中來。祇見沈剛坐在匠上東頭，左首一排坐着僧道儒俗不等五箇人。吳二便上前叩見沈剛。沈剛叫他見過左首坐的友鹿道人等五人。吳二叩見過友鹿道人命他坐下。問道：『涿州的事情，是如何鬧出來的？你可詳細說來。』吳二便從左家屯借宿起，一直說到八人被陷在涿州止，仔細訴說了一遍。

友鹿道人問道：『你可知道那全安店掌櫃的是個甚等樣人？』吳二道：『小的涿州也常到的。全安店纔開張二年多些。掌櫃的叫李逢春，爲人很愛朋友，賣買也還公道。就祇一宗不好，有點兒愛糟蹋娘兒們！』沈剛驢問

張周二人均曾受明人  
太祖之知  
遇母怪有此語

道：『那請來瞧病的女道士是誰？你可知道？』吳二道：『小人在外面房中宿，沒瞧見，不知是怎樣箇人。就祇聽得說是全安店隔壁龍池觀的道姑。』丈身和尚問道：『全安店掌櫃的是不是教裏人？』吳二答道：『這卻不知。』友鹿道人便命馮璋帶領吳二去喫喝歇息。

友鹿道人便叫皮友：『快到臥牛鎮去問楊洪、涿州有多少人馬、文武官本領如何？』皮友領命去了。友鹿道人便和張三、丰等商議：『這事怎生處置？』丈身和尚道：『失陷的人太多了，且有四箇老、少、婦、女，這事便不是你我去一、兩人辦得到的了。』周顛子道：『這事祇有反牢劫獄。若是我們去，辦到沒甚辦不到，祇是敵拒官兵終有些不便。若是暗救他們出來，委實是失陷的人多了，不大好辦。』沈剛驥言道：『既是如此，老師們何妨救了他們八位出獄，卻就叫他們八位去抵敵官兵，老師們儘管隱身在旁呢？』張三手道：『若是官兵



五人裝束  
道一僧  
秀一離  
子一離  
奇一離

中沒有對手，還不打緊，祇恐邊地兵多將勇，儻使救了出來之後，再失陷一二  
人時，我們挺身去救，便要殺官兵。若不去救，二次被擒，沒有不當場就殺的。豈  
不是反催了他們的命麼？」飛霞道人道：「我們五人齊去，或是去四個，留一  
人守寨可好？」友鹿道人道：「青艸山新敗，必謀復仇，本山難免有大戰，我們  
怎能離開？若去四人，便和去一、二人一般。咱們如今不是怕敵不過官兵，是不  
願意和官兵抵敵。且是因爲失陷的八人中有四個女子，若是救出後，仍是和  
我們這樣的人一路長行，豈有不被人看破之理？到那時還是要鬧出事來。」  
丈身和尚道：「還是多派幾個頭領去，咱們五個人之中任憑去一箇，就近作  
主張，免得羣龍無首。」張三丰接言道：「就請您辛苦這一趟吧。」友鹿道人  
道：「也祇好如此。如今就發令連夜起程便了。」大家便商量派去的人名。  
正商議着，皮友回來復命道：「楊霹靂說：『涿州是關內第一要鎮，素來  
駐有重兵。如今是都督柳升在涿州歇馬待詔，還有御營先鋒朱榮也在那裏，

也字以姓但謂有湘展  
爲探不苗出此楚音  
姓此知族苗姓至脫  
氏怪何無族或今

不慮難敵  
而慮周全  
同道如此  
方是大俠  
衷懷一味  
以好勇鬪  
狼寫劍俠  
者亦可使  
休矣

兩人部下約共有八千多兵馬。現任涿州衛指揮弓達，是個有名的獸子。卻是武藝十分了得，曾中過武科榜首。涿州知州新換了人，還不知姓名。另外涿州城裏還有個奢遮好漢，姓賡，名忠，綽號一陣風，原是黔中蠻子，流落北地。不知他是那處學的劍客。北直隸朝北這一帶地方，沒人能敵。聽說這人性情慳直，被朱榮哄了他，給他打仗。這趟親征瓦剌，朱榮這一支兵，屢立奇功，便全是賡忠衝鋒陷陣得的功勞。卻是朱榮都冒了去，如今他還不知道，仍在朱榮營中。若是到涿州去幹事，頭一要防備此人。」

友鹿道人沉思了半响，道：「這賡忠名字似乎聽得說過。既是同道，豈肯傷他？若得箇認識他的人去說他醒悟，豈非大好？」丈身和尚道：「蠻中傳道的，祇有我師妹——凌雲子——這人大概是他的弟子。——祇是凌雲子的蹤跡久不得知了，若有他在此，或者可以叫這人回頭，怎奈一時沒尋處？」周顛子道：「可是四十年前，和雲漫天擇氣，遠走蠻荒的凌雲子麼？」丈身和尚答道：

好別號活  
脫是一劍  
比恰當無

『正是。——總可知他的行蹤？』周顛子道：『我今年夏天裏，在天台遇着他的。他向我說，特地回來尋雲漫天報仇的。知道雲漫天要到北地，所以先回來沿途游玩訪舊，就此北來。如今雲漫天不是到了青艸山了嗎？凌雲子大概也到北地來了。』張三手接言道：『就算他來了，不知他的託足處，也是枉然！何況那廣忠還不見得一定是他的弟子？目下快商量派人吧，再捱一會兒可要誤事了！』友鹿人道：『先時不知涿州底細，祇說派幾個人去便行了；如今既知涿州有名將，能人，這事非同小可！寨中健卒是不能多調進關，頭領卻要多派幾個去，方能抵敵。』飛霞人道：『依我說，竟是傾寨而出；我們四人任守寨之事；友鹿道兄主持中寨；張道兄守前山；周道兄守後山；我來查山。這般分派，寨中大概可保無虞。日子多了，雖有些兒爲難，好在過得多日，去涿州的人也該回來了。便可各歸原處了。』周顛子拍手道：『對！我們去涿州是有難處，難道放着咱們這幾個人守箇山寨也守不住嗎？——事不宜遲，快發令叫他

真俊走江  
湖賣藝的  
日以錦屏  
山頭領充  
頭陣劫牢  
十分恰當  
且有一女  
子在內更  
便當  
對此二人  
肖酷且軍  
官以之對  
指涿州妙  
無匹其妙  
妙以四劍  
劍客對付  
定客是決  
的要生擒  
的辦法一  
妙以徐斗  
似文則而  
徐奎則身  
受破家之  
慘使彼往  
少縣衙也

們動身吧！

友鹿道人便提起筆來寫傳令牌。派——

孔純、趙佑、歸瑞、凌波，四人扮作江湖賣藝的，直往涿州城裏，進城待信。火一起，便專劫牢獄，救出衆人，掃蕩全安店和龍池觀。

凌翔鳳舞，扮作小軍將模樣，向楊洪營中取腰牌、印憑，直往涿州城裏，信火起時，專一攔殺涿州指揮弓達。

潘榮、錢邁、杜潔、許達，扮作往京投考文武科士子，往涿州四城分開待着，信火起時，四面兜來，專拏廣忠，祇許生擒，不許害他性命。

徐斗、徐奎，扮作游學士子模樣，到涿州衙前待着，信火一起，便將知州衙門人役攔住，且將街道把守，待趙佑等來時，合力劫牢，救出人來，便當先開路出城。

茅能、劉勃、俞赫、鄧華，扮作鑣局達官模樣，再挑選本領高強，狀貌敦厚。

此四將皆勇不可當者，使當此任，足能勝任。任佐扮木匠，還其本來面目。何人瞧破，且劈城門，放信火。皆彼（木匠）之必手好戲，較旁人之成績為高。查儀新降，不派其出寨，是正當辦法。

此等藥材，出在口外。作者諳地理，故能隨

的健卒九人扮作客商，一同進城，待信火起時，專一堵殺都督大營兵將。

丈身和尚總管接應各路施放信火，奪守城門。並帶同黃禮扮作泥匠，于佐扮作木匠，幫助放信火劈城門。

各路得手後，都到全安店取齊，一聽丈身和尚指揮，不得違背！——違

令者斬！

計共派出頭領十八員，由丈身和尚統率，即夜起程，限兩日兩夜趕到涿州。山寨中祇留皮友、馮璋、查儀、沈剛，幫同友鹿道人等四大俠守寨。當日便各將職事交待給友鹿道人等四大俠，各自去改裝打扮。畢，申牌時分已齊到大嶺。友鹿道人已挑選了九名健卒，帶了各頭領的坐騎，另外又在馬房中挑選了十五匹牲口，作為馬販子。再將山寨平日打獵得着的鹿茸、鹿角……藥材，作為便帶的貨物，使人不疑。沈剛取了一包藥丸交給潘榮道：『會着鎮恆山時，要

手取材不  
或問何  
交給黃禮  
余曰潘榮  
沈石之師  
兄也之師  
水滸之缺  
不在此治  
點創其治  
傷創其治  
武俠其治  
等說部雖  
有寫及軍  
醫者而臨  
陣自傷藥  
則自來無  
人想及作  
者巨眼獨  
到纖細成  
備祇此一  
點水許而  
倒視一切  
奴視一切  
矣括一  
總括一  
預爲下  
補足蓋每

他將這藥丸使白開水送下，任他那一種惡瘡，保管馬上痊愈。又取了許多金創跌打藥一包，一包的分給衆人帶在身旁，以備不虞。——原來沈剛這時已受命爲醫藥頭領，因此他便盡他分內之職。——後來每有爭戰，他便包送傷藥。平常已給各頭領帶在身旁，自此永以爲例。

丈身和尚率領十八員頭領上廳告行。卽夜紛紛離寨，分批到楊洪營中取了文書。因爲限期緊迫，便都連夜攢程。進了關塞，順大路直奔涿州。衆頭領也有展施陸地飛行法的，也有騎馬的，也有雇牲口上路的，無不急急奔馳。果然軍令如山倒，祇得兩日兩夜便都趕到了。

這一日，茅能、劉勃、俞赫、鄧華等四人和十箇健卒，拚命打馬，先趕進城。城門口守城兵丁向衆人討了稅單，文憑看過，說了聲『老客發財』便取了幾枝鹿角去了。俞赫眼中見了這種行爲，發火，卻因大事要緊，強行捺住。進了城，

次戰爭會  
寫備給傷  
藥且太煩  
而不足則  
若不寫則  
是漏洞此  
所以必此  
就以此括  
之也如括  
文章乃爲  
得體

三人各一  
語神無各  
別真無寫  
法乃借牛

尋了一家客店住下。喫過飯，大家坐在店堂裏閒談。一會兒，見黃禮擎着一把鋤，揣着一個石灰桶；于佐背着一柄大斧，斧上挂着一把大鋸；兩人一路笑笑談談，瞧見茅能等也祇作不認識。丈身和尚隨在後面，約莫十多步遠。瞧見茅能等在店裏，便蹇進來假作化緣。掌櫃的施給一勺米。丈身和尚故意向掌櫃的道：『掌櫃的！此地城隍廟，可好燒夜香？』掌櫃的答了一個『沒有』。丈身和尚哈哈大笑道：『城隍廟去呀！』說着便癡癡、狂狂、偏偏、倒倒的去了。

鄧華聽了心中明白，便搭訕着向掌櫃的道：『這裏城隍廟可有甚熱鬧？』掌櫃的答道：『多着啦！說評話，說大書，賣藝、甩跤、耍戲法兒，做鞦韆戲，任嗎希希哈兒全有。達官可想着去玩，玩出店門朝南一拐，一直走去，約莫一里多地，便到了城隍廟後牆根兒了。順着牆根兒一轉，便到了廟前了。』鄧華搭訕着道：『夥計們可要去瞧瞧？』俞赫不知鄧華甚麼意思，祇聽得劉勃答應說『去呀！』茅能也說『走走吧！』便也說『去溜溜吧！』

兒且暗中敘  
三人皆莫  
明其妙而  
答語又與  
各人簡意  
相符語不  
知別意則  
一也類章  
至此類歎  
觀止矣  
瑞大娘  
嫂蓋等  
廝殺已  
得煩悶  
極矣

四人出了店門，照掌櫃的所說，一直到城隍廟來。纔進廟門，祇見一大堆人圍着一箇大圈子，亂轟轟高聲喝采。四人擠上前一看，原來是孔純着了一身虎皮紋黃布衣袴，頭上戴着虎頭抹額，足下登了一雙虎爪靴，手中正舞着一條鐵棍，向廟坪中鋪地大青石上面「吼」的一棍衝去；那石頭便陷下去四五寸，衆人暴雷似喝采；一把一把扔錢。凌波卻包頭紮額，裝着有病；手中顛着兩條合計八十斤的金鞭，無情無緒的雙眉愁皺，倒像箇真果有病的模樣。再看那邊人堆裏，有兩個秀才模樣的人站在那裏，仔細瞧時卻是徐奎、徐斗。茅能等心中明白人已到齊了。

鄧華正要招呼茅能等三人回店去等待，忽聽背後有人大喊「火着了！好大火呀！衙門裏去呀！」轉頭望時，凌翔鳳舞，手拖兵器，打廟裏出來。俞赫連忙順手抓住一人問道：「監牢在那裏？」那人正因火起，心慌意亂，忽被俞赫



拉住，拚命一擗，沒擗脫，回頭一望，瞧見了俞赫這惡龍面孔，直嚇嘔的一聲，頓時魂靈出竅。俞赫見他不答話，滿心大怒，方要下手去打時，忽聽得鄧華高叫：「地方已問得了，大夥兒隨我來吧！」俞赫便擗了那人，轉過身來，兩腳不停，隨着鄧華急奔。跑了一不會，已見州衙，便吶一聲喊，各拔兵器，衝殺進去。攔門兩個差役，早被茅能、鄧華，手起刀落，一齊砍了。

衙門裏面衆差役瞧見，嚇得魂不附體，也不知外面有多少人，更不知爲甚麼事？祇朝裏面亂跑。茅能等四人如入無人之境，一直打進二堂。忽聽後面有人高聲叫喚：「劉花鎗！錯了！得打這裏進去！」劉勃應聲，迴望，卻見徐奎、徐斗二人甩了長衫，各提一對龍角鏢，向大堂東面走去了。四人便迴身跟去。

轉了一個灣，便見一個大敞坪，坪西有一張大狴犴門。徐斗上前，將鏢角套進牛角鎖，使勁一繳，「嘯」的一聲，大鎖兩斷。接着一腳將牢門踢開，六人一推而進。那知裏面還有一層大鐵葉門，茅能、俞赫都怒火中燒，刀劍齊下，無奈

二徐原打  
衙茅等原  
打牢茲乃  
反而行之  
文筆變化

控字妙紙  
一使將  
劉勃性格  
當時情形  
完全表現  
出來

那門結實，劈砍不開。劉勃便雙手控起一條階石，大叫一聲，閃開，乘茅，偷聞，叫迴頭時，雙手託着石條，猛然向鐵葉門砸去。祇聽得『哄』的一聲，門已大開，衆人復衝進去，迎面有一道木柵，便一頓刀劍，將柵砍開，奔到裏面。內外卻不會見有一個牢卒禁子。衆人便四下搜尋，將號子會打開了。見了犯人，就問伍柱等，押在那裏？誰知衆犯人都回說：『不知道。』衆人大急，直打到牢裏，聽得一個異鄉人說：山東伍柱昨夜還在這裏，今早便提走了，不知提到那裏去了。衆人頓時冷水澆背一般，一團高興，化作雲煙。六人面面相覷。

徐奎歎了口氣道：『如今且去捉一個獄卒，禁子來問一問，便知這鳥官將他們關到那裏去了。』衆人聽了點頭，便轉身來尋獄卒人等。順便轉身殺到上房來。方到簽押房前，忽見孔純、趙佑、歸瑞、凌波四人已將知州擒住。凌波並拖住知州的妻子，急奔出來。鄧華迎頭便問：『可曾見着千年松？』歸瑞急答道：『有了着落了，如今拉着這瘟屍一同去解救。——方纔在裏面聽得牆

外有掌號聲音，恐怕是大營出隊了，快去堵殺吧！』徐斗徐奎二人因是奉命要幫救伍柱等八人的，便和孔純等去了。

茅能等四人掣轉身，急跑出州衙。果見東街頭戈戟叢叢，如竹林一般，蔽空而來。茅能等四人，便出衙，分列在大街兩旁，和站班一般對站着。這時衆囚犯因茅能等打開牢獄，一齊跑出來。鄧華高聲叫道：『要命的跟我來，殺這班狗男女！』果然便有許多人站着不動。鄧華大喝一聲：『隨我奪兵器去！』言未畢，大營隊伍已將到轅門。卻因街窄展布不開，被這四隻猛虎，刀起劍落，再夾着一、二百不要命的犯人，亂奪兵器，夾在裏面亂殺亂挑，直殺得大營兵卒，前隊踹後隊，後隊擠前隊，頓時大亂起來，被斬刺死傷的不計其數。朱榮在後面督着兵丁，見前面如此大亂，滿心火發，舞動一對紫銅六楞鎚，驟馬向前，卻被自己人馬塞住了。好容易擠了半晌，纔進了一半。迎頭遇着茅能，便一鎚打去。茅能揚刀架開，一低頭就勢橫推一刀，想要砍朱榮坐馬的前胸。不料朱榮

險哉急煞

險哉急煞

茅等四人  
原仍擋殺  
大營雖劫  
獄仍回原

手下有箇指揮捻一管筆管鎗，猛向茅能背心刺來。這時茅能前有馬撞着，頭已闖在馬領下，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左右沒處閃躲；背後的鎗看看祇差不到一尺遠了；鄧華一眼瞥見，大驚，急叫得一聲『茅金刀！』說時遲，那時快，鄧華語纔出口，騰身一跳，躍到朱榮馬前，『撲』的一刀將那指揮的腦袋砍下。一手卻將那指揮的鎗奪了過來；一手使鎗；一手使刀；遠挑近打如瘋虎一般。茅能時聽得鄧華叫聲，也沒管後面怎樣，祇使全勁向前一刀將馬胸剖開，朱榮倒下馬來。俞赫揚刀待砍，鄧華忙叫：『要殺！留活的有用處！』俞赫便將朱榮捺住，一把提起來，舉刀押着他。那些兵丁，一來自己逃命也來不及；二來見俞赫的刀夾着朱榮的頸子，知道上前去搶救朱榮的腦袋便要落地。因此俞赫和『單刀赴會』一般，將朱榮一直拉出去，沒人敢攔擋他。

大營兵將，被茅能、劉勃、鄧華三人領着衆犯人殺得走頭無路。兼之街道窄狹，人多擁擠，自相踐踏。死者無數，逃得命的，纔犇出街口，忽見迎頭一羣人

任職務筆  
法變幻而  
不脫節

馬，着地捲來。正是涿州衛指揮弓達手挽鐵葉大刀，當先驟馬而來。衆兵丁見了，如大旱逢雨，喜之不盡，一齊吶喊，亂圍入涿州衛半後面去了。鄧華方待上前，忽聽得茅能大叫『施大哥！』迴頭一望，果見施威手持鐵筆，擱躍馬而來，恰好這時小巷中衝出凌翔鳳舞，二將戈矛並舉，接任弓達大戰起來。鄧華便回身趕上，茅能、劉勃二人和施威相見，四人相對歡然。

茅能等齊問施威：『怎生出來的？』施威道：『孔虎頭救出來的。這時殺賊要緊，回頭再詳細說吧！』鄧華道：『大營先鋒朱榮已生擒了，涿州衛指揮正和雲中鳳金麒麟兩箇鬪着。祇賸着甚麼廣忠，——是個劍客——還沒見着。咱們便去尋去。』施威道：『俺本來要出去燒那鳥店的，不料和千年松失散了。咱們四個便出城去吧。』茅能等三人齊聲說了好。』

四人便撲犇城外。纔到北門大街，祇見鎮華山錢邁手舞長戈，鎮衡山許達手揮五股托天叉，正和御營都督柳升殺在一處。後面兵丁塞滿一街，擺布

錢超塵久  
別矣聲口  
猶是也

不開。祇有幾個武官上前助戰。施威見了，拍馬上前，一搥打去，茅能也大喊如雷，揮刀殺上前去；劉勃緊一緊手中鎗，一個箭步，便到了柳升馬前。鄧華便殺散衆武官。柳升見來將衆多，招架不住，舞動手中刀，使了個『大旋風』，攔開衆兵器，帶轉馬頭，斜刺裏，落荒而走。施威帶馬便追，茅能拔步緊趕。錢邁忙拉住茅能，並高聲叫道：『施鐵臂您忘了報仇了嗎？』施威猛然省起，便停馬不追。

錢邁便高叫衆兵丁讓路。衆兵丁見主將已逃，轟然一聲，四散奔竄。錢邁等各奪了一騎馬，便奔出城去。恰遇着牛兒兪赫，手提三尖兩刃刀，復進城來，衆人問他：『上那裏去？』兪赫纔瞥見施威，便道：『丈身師叔在關王廟，鎮恆山也在那裏，正尋施鐵臂啦。——俺到城裏去帶領健卒們去。』施威、錢邁、茅能、劉勃、鄧華、許達，聽了，打馬出城，直向關王廟去了。

兪赫進城，見黃禮、于佐，各握兵器，和神荼、鬱壘一般，對立着，守在甕門兩

旁便道：「丈身師叔叫你倆火速埋伏着；若遇有穿蕉葉甲瘦長身子，高顴大眼的人出城便突出來，打倒他，卻祇許擒活的，不可傷他性命。」黃禮、于佐、連忙答應，各自預備暗器，伏在城門兩側，留心撐眼向城裏瞧着。

打開店門，四字精細，已極蓋城，內如大亂，末有此市，關門收者也。

俞赫大踏步順着大街，直奔到先時落在的客店裏，打開店門，進內，九箇健卒已不見了。便問掌櫃的。掌櫃的嚇得神魂飛散，掙了半晌，纔掙出一句話來，道：「早……早……早……早……走了。」俞赫一鬆手，掌櫃的摔了一個筋斗爬起來時，俞赫已跑了半條街了。

這時，城內亂嘈嘈，人聲鼎沸，百姓們攜男帶女，不分東西南北，亂撞亂竄。反將街巷擁塞的水洩不通。俞赫被人擁住，不能快跑，急得嘔嘔怪叫，衆百姓猛然聽得這霹靂般的喊聲，再見俞赫龍頭虎爪的怪狀，更加嚇得男號女哭，如鳥飛獸走，一般哀鄰逃命。俞赫纔得在人隙之中躍步飛奔而過。好容易纔走到城隍廟後。想着：「健卒們一定是到城隍廟去追尋俺們去了。」便轉到

一以寫亂，離百姓之慘苦，二以

狀兪牛兒  
之聲威

廟前來。

纔走到廟後牆角，祇見空坪之中，有個穿蕉葉甲的人和弓達二人正在纏住凌翔鳳舞，兩個拚鬥，仔細看去，那穿蕉葉甲的人，容貌身材，和丈身和尚所說的度忠一般無二；兪赫便且不去尋健卒，奔進圈子，揮刀直取度忠，並大叫：『雲中鳳，您快幫着金麒麟活捉那廝去！』

鳳舞聞言，便掣轉矛頭，迴身和凌翔二人雙鬪弓達。弓達雖是箇傻子，武藝實在不錯！使一條筆管鎗，盤旋飛舞，耀的人眼花。凌翔鳳舞因為一心想要生擒他，不肯傷他性命；因此祇殺得一個平手。弓達還不自量，見度忠助他，便想擒殺凌鳳二人。鳳舞纔轉身來雙戰時，弓達便一鎗架開凌翔的直刃長戈，手腕一擰，橫一鎗，向鳳舞腰際刺來。鳳舞忙使矛攔住，就勢向前一蹦，雙手使矛，朝上一挑，向弓達下陰刺去。弓達方纔讓過長戈，乘勢將腰一擺，兩腿一併，讓過矛頭，耍了一箇鎗花，將鎗一挺，反向鳳舞前心搠來。鳳舞橫矛一架，躍身

絕倒擺腰  
併腿是何  
等語春深



花放乃移  
之於疆場  
武將以戲  
文章游極

細云離則  
前丈多必  
二遠刺既  
須傷前祇  
帶傷則祇  
不能驟步  
凌刺其肩  
尙欲生擒  
之也則  
因受創而  
大怒不  
復欲擒殺  
之存必殺  
之與鳳一  
般受創且  
較已無重

向後一退。凌翔便乘這空兒，突然一戈刺入弓達右肩。弓達負痛，將手中鎗猛  
的向鳳舞擲去。鳳舞這時離弓達約有二丈多遠，不曾提防，他會將兵器脫手  
擲來，叫一聲『不好！』一偏身軀，那鎗早扎在左膀。鳳舞大怒，打落了鎗，便驟步  
向前，一矛刺入弓達腹中。凌翔本已掣戈，想要生擒弓達，不料鳳舞怒刺，急將  
戈去架矛，想留弓達活命時，已來不及了。鳳舞挺矛直刺倒弓達，復雙手一擰，  
向下一劃，弓達腸肚迸裂而死。

這邊俞赫和廣忠二人對敵。廣忠使一條環頭鐵棍，敵住俞赫的三尖兩  
刃刀。俞赫的三尖兩刃刀法，原本出色當行，遇着友鹿道人是箇極慣使三尖  
兩刃刀的大俠，悉心指點，更加使得生龍活虎，夙絕一時。廣忠的棍法，傳自單  
棍闖天下的凌雲子，且是這棍異乎尋常，長有一丈二尺，整箇整兒是鑲鐵打  
成，兩端使烏金包裹，又一端加上八箇烏金箍兒，兩端一共十六個箍兒，  
堅硬異常，打在石上也得打出八點深痕，人身上受着，更不消說了。二人相遇

抵抗於是  
弓死矣鳳  
受傷對隙  
無人對隙  
對方有勁  
敵以死此  
所以生也  
然而生也  
然則是孫  
大聖的金  
箍棒矣一  
笑而從刀  
忽棍法之  
法處與好  
來處起真  
處寫起真  
運筆如戲  
左右逢源

各施絕頂功夫；一口刀，一條棍，竟殺得滿圈子，祇見千百刀棍，摩空匝地的飛舞，也瞧不清是怎樣的劈來，捱往。直戰得沙蕩塵騰，人影不見。

凌翔鳳舞，二人拗死了弓達，一齊轉身來助俞赫戰廣忠。廣忠藝高人膽大，毫不畏怯；展開鐵棍，如翻江擾海一般掃，搨，點，劈，直向三人打來。三人各占一角，併力圍攻。足戰有半箇時辰，廣忠棍法纔有些遲緩了，三人便益加緊促，戈矛如雨點一般，夾着閃爍刀光，不離廣忠左右。

正待取勝，忽見御營都督柳升，手挽青龍偃月刀，單人獨馬，打小衝衝中躍馬而出；一眼瞧見廣忠被圍，大喝一聲，驟馬上前，揚刀便砍。俞赫急橫刀架住，凌翔便迴身一戈向柳升坐騎刺去。柳升急夾馬一偏，讓過戈，衝入圈子，想要救廣忠出來，不料廣忠黔人性戇，不單是不服輸，還想斬將取勝；怎肯就走呢？柳升這一來，反把柳升也困住混戰。五般兵器迴環亂戰。

廝殺多時，兩面都不能取勝。逃散的大營兵將卻漸漸的聚集起來。他們

這是兵將  
們本領不  
家本領不  
卻本領不  
之向後跑  
是向後跑  
搶財物能  
事便是一  
飯睡是賭  
錢說至  
於能強至  
拐帶者更  
稱翹楚

見主將在此鏖戰，便團團圍住，吶喊助威。聞有幾箇不怕死的偏裨，上前助戰，都被凌翔等三人抽空斬搦盡了。柳升見部下兵越來越多，精神振奮，越殺越勇；廣忠也膽壯心雄了許多。倒反將凌翔等三箇圍了起來。

俞赫見反而被圍，暴躁如雷，拚命砍殺。卻是廣忠偏偏的纏住他不放。俞赫更加火高百丈。正在惱怒之時，忽見那散圈圍住的兵將，東角上忽然亂將起來。急乘空瞧去時，卻見潘榮、杜潔二人，驟馬衝入，鞍轡上各懸着幾個首級，身上血點斑斑，威風勃勃，直取廣忠。廣忠掣棍掃架，無奈潘榮使一條方天畫戟，杜潔使一柄七星刀，二人都在馬上，長兵器易於擺布。他二人又是奉命要捉廣忠的，格外奮勇。廣忠在步下，已是喫虧，更加上凌翔、鳳舞步下夾攻。這一來，馬步四員勇將，向他一箇人猛擊，任憑廣忠本領再高，也有些招架不及。杜潔見他棍法已滯，便將刀向他當頂劈下，待他橫棍來架時，卻不劈下，反急忙掣回刀來，向他頸子橫砍過去，恰巧這時潘榮的方天畫戟正向廣忠左腰刺

其之刀擊  
回手向  
是順向  
砍去預  
忠之是  
子載去  
左腰刺  
戈勅其  
心鳳之  
刺者左  
讀其記  
下部方  
之下文  
破妙且  
此故使  
者目光  
獵以驚  
之技以  
敗了兩  
即所不  
明其也  
一死亦  
於此忠  
不以死  
不證亦  
死之足

去；凌翔的戈離廣忠後心祇三尺遠近；鳳舞正挺矛直刺廣忠左股；廣忠沒法招架，大叫一聲『敗了！』

後事若何，下章再敘

## 古堇俠魂評曰：

藉吳二至臥牛報訊，而寫設計後之擊天寨，井井有條，歷歷如繪；使人讀之，覺與飛霞上山時大是兩樣。

吳二報訊是一事，寫臥牛之秩序設備又是一事；今乃藉吳之來，而寫銳意組織建設後之寨；天衣無縫，妙造自然，儻今俗手寫之，以吳二報訊，八俠待救之急，筆已忙於應付，更何暇及『整軍經武』之臥牛情形？而名手則游刃有餘，無所謂急迫，故能左右逢源，指揮如意。

遣將一節，爲本書第一次之調度。其支配頭領，分任任務，人事相宜，極其允當，而且所列

第二十五章 義憤填膺飛符遣將 毅忱誅佞劫獄戕官

改扮辦法，亦各如其箇性，足見組織支配之匠心！

水滸每次調將，輒覺其中有人非必要者，此爲行軍調度行列計，不得已也。然本章派出各頭領無一閒人，無一非極適要者。而且各人所負之任務與各人之性格能耐極相近。聞侶魚之能事，亦卽作者之能事也。

水滸以火燒翠雲樓之調派最爲偉大整齊。本章雖因事態之不同，而不及其聲勢；但水滸之文於各將之現沒；戰鬪之描寫；派定任務之變化；頗有欠嚴密處——如戰後僅寫一斬賈氏其一；扮裝頭領竟無一與統兵頭領相遇者其二。有派重任而結果竟無關繫者其三。——本章則雖無帶兵頭領而錯綜變化，曲折迴旋；任務有變化而不紊亂；洵盡文章之能事。且於下章寫戰後之獻捷，及借各頭領報告經過以與本章相映照；實爲歷來歷史、武俠、軍事等說部，所難與比擬者也！

戰鬪兵器，洋洋乎蔚爲巨觀。且有歷來無人敢道及之「戈」。

普通說部每善抑其不善之一方，而特揚其加意寫叙之一方；本書則特揚對方，益足以襯出此方之奇偉，此襯託法之上乘也。否則譬如乙方無甚特別奇勇之處，則滅之易易耳，何待乎費卻許多事耶？是以欲顯甲方必先力寫乙方，結果於甲方之描寫，益爲出色；惜世人多

爲一己好惡而不知文章作法，致使人懷其作品中兩方人物之不平衡。本書於此等處力矯積弊，故能卓然稱奇，奴視一切。本章卽其一例也。

或謂：「本章不過爲調度及戰鬥而作，初非全書中所必不可少之敘寫。」此未體察全部之言也。本書寫有明中葉南北邊境之大事，而以野乘裨史之劍俠遺聞組織之。地相去萬里也，儼無迴旋之組織，何能緯諸俠於一處？是以欲使諸俠匯集，必須貫索蠻奴；反對白蓮教而立擎天寨，此貫索蠻奴也；諸大俠索也；廣忠將爲索中之環結耳。此本章爲捻搓成結之一段耳，此其一；擎天寨遠處寨外，雖有金得糧非易，此其二；諸俠遠處寨外，與明廷初無關繫，有此一役，乃生出後來許多波譎雲詭之事（如弓嘉宜之被勅……等）此其三。其餘與全部相關之各點，尙夥，各段文字中皆可窺得之，奈何謂其「非必不可少之敘寫」乎？

押着言

---

大  
俠  
傳

是向左右可  
出險上章  
寫來皆後  
與左即爲  
此也  
一則明責  
任二人無  
須多戰而  
金方獨戰  
三劍客馬  
爲劍客馬  
快凌鳳尚  
未習劍法  
步亦不及  
技無不忠  
忠也所用  
之兵對

## 第二十六章 獻俘馘首出立奇功 禁妖言下車頒示諭

話說：廣忠被馬步四員勇將，——潘榮、杜潔、凌翔鳳舞，卜前後夾攻，四般兵器齊臨，沒法招架，祇得大叫一聲：「敗了！」急掣身軀，轉身向右，盡力一躍，跳出險境。潘榮等四人那裏肯捨，四般兵器仍緊隨劈刺。廣忠來不及立住腳根，祇得一逕兜出兵圍，落荒而走。潘榮急向凌翔鳳舞二人道：「您倆快去幫俞牛兒戰柳升，俺和杜老三追這廝去。」凌翔鳳舞聽了，立即回身去助俞赫。潘榮、杜潔二人馳馬突圍而出，跟定廣忠後面，急追。廣忠急了，展施陸地飛行法，如飛而逃。潘杜二人打起馬來，如怒龍一般，拚命趕逐。廣見後面有人緊跟着，便揀小路轉灣抹角亂跑。穿過兩條小坡大路，急忙忙出去，想逃出城外去。不料，廣忠走的太快，收撥不住，且是剛出口轉



此種人雖  
圍何益逃  
撥主將逃  
亡之路耳  
忠甚智馬  
轉灣頗慢  
也

胸抱住。正待掙扎，街旁又闖出兩個人來。

一擰廣忠，因這三人都力大如虎，廣忠沒法掙。

綁了潘榮、杜潔，一齊上前看時，抱住的是花鎗劉勃，那兩個

當下擒住了廣忠，五人都異常歡喜，連忙緊緊押着——潘榮

前；黃禮、于佐，步行在後；劉勃在中，抓着綁繩，拉着廣忠，各持兵器，四面防備。出城門時，順手將城門毀了，到弔橋邊，又將弔橋鐵鏈割斷，使他不能關閉。弔起，讓那還在城中打仗沒出城的人，不致被閉在城內。五人纔依舊押解着廣忠出城，向關王廟來。

到了關王廟，遙見丈身和尚坐在大殿上，錢邁、許遠在一旁，便將廣忠押上大殿。丈身和尚起身相迎，卻作爲沒瞧廣忠一般。潘榮上前打拱，指着廣忠說道：「俺奉令進城，剛到城內，便探聽這廝的住處。聽人說這廝住在西門側

原來如此  
我說一仁兄  
何以聽此  
會如此聽  
明到底  
有人教的

衙衙一座財神廟裏。俺便到財神廟去，亦已關了。俺翻牆進去，鎮嵩山杜老三已在裏面。老道士已被杜老三纏住，俺問杜老三時，說這廝出去了。祇有一口小破箱在廟中。俺便將箱子打開，裏面祇有兩本書，幾包藥，和些衣袴鞋襪等件。俺便將來一齊擄在腰囊中帶了來了。」說着便將廟中取得的物件一齊陳上。杜潔也拔下背上插着的長劍獻給丈身和尚，接着便將大戰度忠的事說了。接着劉勃上前打拱說道：「俺方纔奉令進城去幫助各路頭領。纔到城內北門大街，見這廝遠遠的打衙衙迎犇來，俺方要迎上去，萬里虹拉着俺，要俺埋伏在衙衙口待着，這廝犇出衙衙，便被俺抱住了。」黃禮于佐也上前打拱報道：「俺倆今天老早便到北門口茶樓上待着，見信火起，便急下茶樓，將守城小官兒宰了，把住城門。後來龔牛兒傳令教埋伏着捉這廝，俺倆照令行事。劉花鎗抱住這廝時，俺倆便上前，擰住這廝的膀子，將他綁了。迴頭便和金麒麟、雲中鳳兩個，將城門和吊橋索一齊毀了。纔押着這廝來了。」

丈身和尙聽畢，向凌翔使個眼色，便起身將廣忠身上的繩索解了。凌翔暗地招呼劉勃、鳳舞，各自手握利劍，兩旁監着。丈身和尙拉着廣忠的手，上殿坐下道：『原來您便是一陣風廣忠！您可是凌雲子的門人麼？』廣忠以爲解到了，便得砍腦袋，卻想不到如此相待；這一來，倒弄的他怔呆了。

丈身和尙方要再和廣忠說話時，忽見孔純、趙佑、歸瑞、凌波、伍柱、程豪、沈石和胡玉霜、麗菁、梅瑜、梅亮，一共十一人，各人提了一串人頭，上殿來，丈身和尙忙起身和胡玉霜母女等相見。一面撫慰伍柱等受屈。

伍柱躬身稟道：『俺奉命下山到此被陷的詳晰情形，想吳二早已報說過了。俺等自那夜被那李逢春賊子設計陷害後，便被那些捕快，將俺等私地吊起來拷打需索。俺們行李銀錢，和身邊散碎銀兩等都被那廝們搜搶去了。那裏再有銀錢給他？被那廝們拷了一日。』

許固可惡  
有時亦有  
好處如此  
延推一日  
也

「次日午飯後，俺們也沒喫喝，直待那廝分過搶劫的財物，方將俺等八人解到知州衙門裏。那時鎮恆山沈老五又發癩了。那知州官兒不知甚麼事，沒升堂。那夜押在死囚牢裏。麗老太母女們四人，卻被押到女囚牢裏去了。牢頭禁子將俺們釘鐐上銬，上快活牀，卻不打緊，祇是將沈老五鎖在尿桶旁，卻將俺弄惱了。施鐵臂先發火，迸斷了手銬，脚鐐，揪住那廝飽打一頓。隨和程豹子也幫着狠打，纔打服了那廝們，得安睡了一夜。」

「第三天未牌時分，知州官兒升堂了。頭一案，便問俺們。因知麗老太太是命婦，算是講情誼，沒動刑。俺卻也沒瞞他。曹州的事俺全認了。俺又不曾犯法，祇不過不服曹州烏州官罷了。程豹子和沈老五更是亂答應，直嚷着叫他殺。後來問到施鐵臂，被施鐵臂頓開嗓子，一陣罵，那烏州官下不來嚷「打」叫「夾」，鬧了一陣，施鐵臂衝上公堂去，砸那烏州官兒。那烏州官兒嚇的退了堂，立時叫差拏大枷枷了俺們四個，解到指揮衙門。」

『那指揮弓達是個傻子，一到時，押在犯兵牢裏。頭一天因為州差捱了時刻，解到時已晏了。第二天是十五，弓達去進香拜客去了。第五天午飯後纔問了一堂。祇問了程豹子一個，餘人都沒問。還是押着施鐵臂幾次要衝打出去，俺勸他『委急，且待他真果要殺害俺們時再說。』』

『第六天，已牌時分，有個曹州人當兵的悄悄的問俺：『可有甚麼言語要寄回家去？』俺知道不好，便問那兵：『可解俺回去？』那兵祇搖頭，滿面露着爲難的形色。施鐵臂在旁聽了這話，便追問俺：『怎樣的了？』俺不能瞞他，便告訴他：『這人是俺鄉親，他問俺『可有甚麼言語要寄回家去？』看來俺們是不會解走的了。』施鐵臂問『不解可是就要殺？』俺點了點頭。不料施鐵臂竟絕不商量，便打起來了。使迸斷的鐵鏈打死了一個守門的兵，奪得一條鎗，打開門，衝了出去。俺和程豹子、沈老五，急忙也進了鐵鏈，拾起施鐵臂打炸了的柵門柱兒，大夥兒打了出來。

鄉情重可  
感但無如  
人則我鄉  
此情誼無  
怪對侵無  
毫無抵抗  
力也

絕倒妙人  
妙乎

『那些守營的兵丁不曾隄防，不單是不敢攔阻，還被俺三人各奪得一條鎗，一口腰刀。便想殺到州衙裏去救麗老太太。不料出了指揮衙，忽不見施鐵臂了。方在尋找，卻見施鐵臂跑錯了路，仍在指揮衙內。他朝西跑，跑到偏裨官兒屋子裏去了。那些偏裨官兒正在圍住他亂殺。俺三個想翻身再殺進去時，營門已關閉了。俺三個便想躡進去。忽見營門大開，施鐵臂手據鐵筆搥當先衝出。隨後便是孔虎頭和賽由基、石靈龜三個衝出。見了俺三人高聲大叫「出北門！」』

俺們六人便一面走，一面說話。便問孔虎頭：「怎樣知道前來相救的？」他將山寨裏頭領全來了的話說了。又說：「方纔從指揮衙門後牆進去。聽得西頭院子裏，有喊殺聲音。便打屋上過去。卻正是施鐵臂被撓鈎鈎倒。俺們便跳下去殺了幾個鳥官兒，救了施鐵臂。施鐵臂奪了一條鐵筆搥便打出來了。』俺們追過兩條街，也沒見施鐵臂。便出城來到全安店去報仇。剛到那

好目該如此輩我爲浮此大自或謂妻擊交母無罪殺一僕家人豈能任其爲此狗惡之殺得該好役之毒甚來受其害者萬何止萬萬筆人作者筆已誅之亦恨

店裏便見麗老太太母女們四個！已被玉麒麟救出——打全安店裏出來。說是：「李逢春逃走了，店中細軟都沒了。」俺們便合夥到隔壁龍池觀。那倆騷貨也逃走了。卻有個漢子在觀裏搬東西。沈老五擋着他一拷問，纔知他是個馬快夥計。便細着他，到那些捕快家中，殺了個痛快，幾十家都殺的寸草不留！搜得了各人的兵器，並將細軟包裹了。因此這時纔來獻首級。」

丈身和尚叫將首級堆在廟坪中，纔待和廣忠說話，卻見俞赫、凌翔、鳳舞三人來報說：「殺了弓達，柳升沒捉得住，喫他跑了。」接着徐奎、徐斗殺了知州一門老小來報。鄧華、茅能、施威領着九個健卒，將倉庫劫了。擄了許多車馬，將錢糧都捆載了來繳令。

丈身和尚起身查點：十八員頭領，九名健卒一人不缺；被陷的四名頭領和四位女客，全都救出。前後據報：錢邁、許達路上殺得知州一員，僕人二名；徐奎、徐斗殺得知州全家；凌翔、鳳舞、陣斃弓達；俞赫等擒得朱榮、劉勃、潘榮等擒

原來衆人  
之馬都御  
使得此御  
借來作此  
用不肯此  
有直筆之  
文章隨處  
皆變幻可  
喜

和尚布施  
和尚奇情  
和尙奇情  
奇事心搖  
膽顫心搖  
確是喜出  
望外且驚  
懼交乘之  
情量到作  
者想得領  
寫衆出領  
爲衆出領  
苦戰後無  
從得食而  
寫此段文  
章以彌縫

得度忠、又凌翔、俞赫、鳳舞、殺敗柳升、孔純等救得施威、凌波救得麗家、母女、其餘斬殺、擄獲、一時也點不清。便和衆頭領齊到廟後歇息。連度忠也帶了進去。

這時關王廟中和尙已知是江湖豪俠反獄劫牢，誠恐殃及池魚，連忙預備齋飯。又見丈身和尚總持其事，彼此同屬佛門弟子，諒來總肯周全。住持和尚祇得硬着頭皮向丈身和尚訴苦哀告。丈身和尚忙安慰他一番，叫他：『要害怕！我們斷不驚擾百姓的。』又取了五十兩銀子給他壓驚。那住持和尚喜出望外，膽顫心搖的收了銀子，急忙叫小和尚將香積廚中所有的素菜，盡數取出，備辦飯菜，供應。丈身和尚和衆頭領進廟內大客廳坐下。小和尚便將飯菜，擺上。衆頭領殺了一日，這時正是饑渴交迫之時，見了飯菜，正中下懷，都不客氣，團團坐下，大嚼起來。

丈身和尚叫健卒將朱榮押上來，解了縛，讓他和度忠兩個都在丈身和



闊漏可謂  
煞費苦心

尙這一席上坐下。丈身和尚便向朱榮說道：『今日之事並非我們好亂，實是涿州知州聽得讒言，誣陷良善，我們不得已纔出此下策。卻不料委屈了麾下。』朱榮滿面羞慚，一言不答。度忠更是不知丈身和尚葫蘆中賣的甚麼藥，莫名其妙，祇呆呆的坐在一旁。

丈身和尚接着便將白蓮教的毒孽和武當、五臺兩派諸大俠決意要除暴安良，勦滅妖教的意思，一一說了。朱榮、度忠纔恍然澈悟。及至丈身和尚說到這回李逢春勾通差役，意存敲詐，陷害四俠和國家命婦的實情，細說了一遍。朱榮聽說麗仲仁的妻女受如此虧苦，自己也是邊關將官，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心中很爲難過。度忠聽到這裏，義憤填膺，起身大叫道：『有如此內情，你們怎不早告訴我咧？我早知道時，用不着你們許多人來此地劫獄，祇我獨自一個，便將受屈朋友全救了出來了。』

朱榮畢竟  
是官僚  
是度忠  
忠畢竟是

丈身和尚聽了，急接言道：『我們這一趟來涿州，一來是救取被陷的好

俠士一  
樣  
情事兩  
樣  
感想寫  
來  
如畫

漢二來聞得一陣風俠義聲名，特來相約共滅妖教。且是要請教凌雲子的蹤跡。凌雲子入黔多年了，足下來自黔中，諒必知些訊息。還望見告，我們好去奉邀。同振宗風，共除妖教。』廣忠拍胸答道：『我久有滅卻白蓮教的心事，如今說起來彼此都是同道，再好也沒有了。凌雲子便是我的業師。祇是我出來以後，不會遇着同道師長，雖在江湖上闖出微名，究竟不會識得咱們武當派的根處。且是我師傅也曾叮嚀我：留意閩廣派，翦除白蓮教。如今既知同道大俠都在塞外，自當出塞進謁。——俺師傅出黔兩年了，在黔中只收得四個弟子：祇有一箇拜門弟子名叫「浪裏龍龍飛」和師傅同路出黔，三個受業弟子——連我在內——都早已進關，闖世了。』

朱榮在一旁見廣忠和衆俠說成同道，心中未免有些着急，想着：『這人是我費了許多心血纔籠絡住的，卻被他們三言兩語便生生的奪了去。』卻是雖如此思忖，究不敢說箇甚麼。丈身和尚已窺知其意，便向朱榮道：『此地

好比罵還  
痛快

暫時是我派俠義聚會之所，麾下是官身，在此頗多不便之處，如今麾下於我們的來意已明白了，在此已無事了。老衲不敢屈留，就此請便。——至於說到這趟我們不加害於麾下，卻祇是爲恐我們同道——一陣風——見了有些難過，以麾下平日爲人和對百姓而論，我們早已不能讓麾下活着了。此後還望謹慎改行，勿忘這趟之事纔好！」說罷，不容他答話，便叫健卒攙他出去。

廣忠這時全明白以往之事了。想着：「朱榮相待，處處要好，卻是處處做詐。」恍然明白：「他是要籠絡我做他的走狗。祇拏征瓦刺時，得了大功，他竟不許我出營門，怕我說實話，有妨他冒功，便可見他不是以知己相待了。如若他真是和我要好，我說過不願作官，他儘管報功好了，爲甚要防備我咧。」想到這裏，不覺勃然大怒。丈身和尙見廣忠面色不好，知他是感觸前情，連忙拏話岔開。

衆頭領多時不曾喫過齋飯，都覺得別有風味。且是腹中空洞，風捲殘雲

人謂武人此點最不  
文明我謂  
武人此點  
最是痛快  
嗟乎文明  
者率真之  
反動派耳  
愈文明愈  
矯揉虛  
偽愈擾亂  
人生秩序  
吾人今日  
所受文明  
之益何在  
徒負絕大  
痛苦耳嗟  
乎文明者  
富貴階級  
之護身符  
養命泉耳  
吾輩措大  
惟冀鑿飲  
耕食耳何  
須乎文明  
之擾亂吾  
性蹂躪吾

一般，一會兒便喫了個精光。飯後，受傷頭領將傷藥裹紮停當，孔純將沈剛給的藥交給沈石服了，各人又清理過兵器馬匹，獲得的銀錢糧食也捆載停妥。丈身和尚便命一齊回寨，連麗氏母女等也且出寨再說。

胡玉霜想着：『涿州已留眞姓名，雖擋案已燬，究有人知道。就此回南，必被官府拏捉，祇得且到寨外躲避些時。——祇是我老爺的靈柩怎麼辦咧？……』想着便將此意對丈身和尚說了。丈身和尚道：『這也容易，如今便遣馬去追柩回頭。咱們出寨時，叫楊霹靂派人進關迎候，到山寨中，權時厝寄。將來再運回南邊便了。』胡玉霜一想也祇得如此。當下便寫了個諭帖給運柩的家人，請丈身和尚命人趕去。丈身和尚便將諭帖和二十兩銀子交給兩個健卒，快馬追去。諸事已畢，便起程出寨。

這一趟因爲事情鬧大了，恐防拏臥牛鎮指揮的文憑要妨着楊洪的前程；便繞道打鐵崖口出寨。那守口將官自然不讓過去。丈身和尚帶着二十七

儕耶須知  
文明幸福  
之結果也  
不平均也  
補點出焚  
撥擋案

員頭領七名健卒，和隨來的越獄犯人一百多名。列成隊伍，硬打出寨。那將官怎是衆頭領的對手？祇和當先開路頭領孔純一交手，便被孔純捉了來，勒令他護送出口。

衆頭領隨丈身和尚回到擎天寨，張三丰等下山相迎，到大寨大排筵讌慶賀，各頭領報功已畢，友鹿道人卽命將錢糧點收入倉庫，馱馬二百餘匹交馬房；越獄從來的人犯都交兵馬頭領補入健卒，並派——

沈剛爲醫藥頭領；

胡玉霜爲守護大寨都頭領；

麗菁爲巡查全山副頭領；

梅瑜爲守護大寨左頭領；

梅亮爲守護大寨右頭領；

廣忠爲總教頭；

鄧華爲副教頭；

查儀爲後山傳令頭領，皮友專管前山；

又將新收健卒和兵馬頭領管轄的餘卒，再加招募，立左翼、右翼兩軍。出

戰時派——

沈剛爲行軍醫藥都頭領；

胡玉霜爲運糧都頭領；

廣忠爲左翼都頭領；

鄧華爲左翼左頭領；

查儀爲左翼右頭領；

麗菁爲右翼都頭領；

梅瑜爲右翼左頭領；

梅亮爲右翼右頭領；

其餘出差出戰各頭領均守原職。

分派已定。晚間重復設筵與新到各頭領接風。伍柱便將遇着鐵冠道人和鐵冠道人所說的話一一說了。友鹿道人聽了十分欣喜道：「他來了！妖教再不能猖狂了。」卻是當時和伍柱同行的頭領聽了，都十分懊喪，暗怨伍柱不早說出，如今要追尋，也沒處追尋了。

伍柱施威，又當筵請令仍分往曹州、武當，去以了職事。丈身和尚搖手道：「你們去不得了。我所以要帶你們回來，就是因爲涿州的事鬧大了，你們再向前走，一定喫官司拏了。如今官司一定賞格捉拏，你們豈可自投羅網？」友鹿道人道：「這話不錯。」便迴頭和丈身和尚小聲商量道：「劉勃是我弟子，茅能是您弟子，他倆和鄧華曾有宿怨。我這次故意命他三人同行，想使他們自然和解。不料方纔聽說他三人在涿州打仗時，仍有些各人打各人的。我想

此所以伍柱至今始說也

結第五案

黃禮劉勃  
皆三丰弟  
子

牛兒亦了  
了弟子見  
第十二章

就差劉勃、茅能到武當去，留下鄧華慢慢來勸解，您說好麼？」丈身和尚笑道：「這事您不必着慮了，他三人已好得蜜裏調油，再要好也沒有了。涿州打仗時，是他們性格如此，並不是有甚芥蒂。」友鹿道人點頭道：「能如此便好極了！」便迴頭向衆頭領道：「如今山寨中雖較富裕，卻是銀錢不敷持久。武當的銀子還是要去取來，曹州的單家莊、錦屏山，也是必須去收拾的。如今便請金麒麟回單家莊，賽由基回錦屏山，武當山便着劉勃、黃禮二弟子前往。沿路如遇着同道，可都邀來本寨。」四人聽了，一齊起立領命。

鄧華也起立說道：「我原是奉師傅之命，北來探訊。如今仍得回五臺復命。且是我師弟文義、龍飛的本領不在我師兄牛兒和我二人之下。聽說龍飛已在蠻荒回來，文義阻在開封，我想回去稟告師傅，一併邀來本寨。因此特向師伯討令。」友鹿道人答道：「既是您要回五臺一趟，我交一封書子給您，您可將這封書子，請你師傅一同到此地來。」鄧華領命坐下，便和劉勃商量同行。



一程，茅能且去託鄧華到五臺時，給帶一副鑲鐵盔甲來。丈身笑着向友鹿道人點頭，友鹿道人也拈鬚微笑着。

這幾句文字，狀丈身友鹿兩人對茅劉鄧和洽之欣悅，真是直託出來，畫也畫不出這般形容。

將第十五章中事提

周吉是武當派，點出見師細極

暗點蔣莊

正說話飲讌間，忽報有賽周倉、周吉、賽雄、信林、慈二人到寨相訪。飛霞道人便叫請上廳來；一面命施威、徐斗出迎，施徐二人領命而去。飛霞道人便將弓嘉宜和周吉等四人來歷說了，並說：『弓嘉宜極願和咱們合力除妖。周林二人來此，一定是弓嘉宜接了布政印，派遣他倆來。』丈身和尙接着將運河遇着弓嘉宜的事也說了一遍。衆人都爲欣喜。

一會兒周吉、林慈上廳相見。飛霞道人先引他見過友鹿道人等四大俠。周吉參見過師傅張三丰，纔與林慈二人回頭和衆頭領相見，也有相識的，也有不相識的。俱都相見歡然。友鹿道人便命洗盥更酌。施威問周吉道：『小羅通怎的不來？大寨裏正缺水軍頭領啦！』周吉答道：『原是要他來的。這兩天

識水性且  
伏下文蔣  
莊歸水軍  
劉黃與周  
皆武當同  
門

暗伏下文  
洞庭山之  
整頓

普通人祇  
要匪離己  
境便是萬

他恰巧有點事兒纏住，離身不得，便派俺來了。」說話間，劉勃、黃禮也問周吉別後情形。徐奎、徐斗也和林慈綬同門之誼，十分熱鬧。

酒過數巡，林慈便起身向五位大俠和衆頭領說道：「俺和賽周倉備這一趟出塞，一來是心中嚮慕已久，特地來此相聚；二來是本官有命，要俺倆來和諸位師長諸位弟兄，商量翦滅妖教的方法。俺倆動身時，本官曾說：『妖教猖獗異常，橫行河朔，近來齊魯、淮徐徧地皆是妖匪。若不急速設法勦滅，恐怕要民無噍類了。如今想朝廷下詔勦辦妖匪，是萬不能毅的。內有漢王和姚少師的庇護，外有各地文武的縱容，要說勦滅，就是想遏止他不許蔓延也辦不到。如今白蓮教的根子將要遷動，因此想乘他還在河間時，殲滅了他。』」祇是官兵委實不中用，平常捉個小賊也捉不住，怎能去打聲勢浩大的妖匪？所以祇好仗着武當五臺諸英雄，合力平妖。」俺倆領命因恐耽擱時日，那些妖賊遷移到旁的處所，不能在咱們手裏滅他，不分晝夜，趨行來此，稟懇各位師

幸弓嘉宜 獨恐匪之 離地滅而 不能殲賢 之真是賢 長官是賢 林周恐匪 遷他處已 身不克與 於戰役之 以咱們二 字籠統當 否則武當 五臺諸雄 固隨地不 滅妖匪不 必定在河 間惟時獨 等此離河 恐其時寫 間耳描寫 武人心中 託詞而不 能自圓其 說妙極

長即刻發兵下山。」

友鹿道人聽了，便將徐季藩毒啞馮紹霞，要將他假充神仙，擇於明年上元節白日飛昇，好哄動愚民起事，並勾通番部造反助戰；徐鴻儒便在南邊一帶布滿黨徒，聯結閩廣派劍客，謀爲不軌，且在塞外青艸山開山立寨等等情形，全告訴了周吉、林慈二人。並說：「明年新年頭裏，我們一准入塞。白蓮教徒這時正在召聚天下妖黨，預備上元節的起事，諒來這時不會就遷動的。您倆可上復弓布政，祇要我們入塞無阻，終能踏破河間賊巢的。」

周吉急答道：「入塞是不打緊的。俺來時本官曾說：『要是臥牛山有許多馬要入塞，我可以辦好文書，關照邊塞將帥的。』祇不知新年頭裏，有多少人馬入塞？」友鹿道人道：「祇有我們幾十人入塞，健卒們去了無益。——祇是我們攻打青艸山時，還望弓布政幫助，使邊將幫幫我們，要放走賊頭，就可以了。」

照擎天寨  
定例凌職  
內由鳳兼  
外由錢兼  
趙奎內由  
徐奎兼外  
由茅兼劉  
職內由施  
兼外由孔  
兼黃識內  
出馮兼外

說話間，主客都有酒意，便傳飯喫過，洗盥畢，散坐着敘談。丈身和尚便和友鹿道人說：『可照楊洪一般，派周吉、蔣莊、林慈、陳曼四人爲本山探報頭領。每半個月兩面各自派人來往，以通消息。』友鹿道人還沒說話，衆人齊聲道：『好！』周吉、林慈二人也十分樂意，轉向友鹿道人討令。當下便派定周吉等四人爲探報頭領，並要周、林二人轉知蔣莊、陳曼。衆人又向周、林二人道賀。友鹿道人也勉勵了一番。衆頭領起身告辭，各回職守。周、林二人便在大寨宿了。

次日清晨，凌翔、趙佑、劉勃、黃禮、鄧華五人各將職事交代了，拾掇了兵器行囊，上廳辭行。周吉、林慈也上廳告辭復命。友鹿道人等各自叮嚀一番，送出寨門而別。衆頭領都相送到四關。七人纔各自上馬一路下山。過了棗門嶺，歸瑞親自駕大船，送過白沙河。七人便同到楊洪營中敘談一番。楊洪留過酒飯，方纔送別。

由錢兼忠  
職內由忠  
兼外由查  
錢其一中  
因邁一人  
二人本軍  
獨領出軍  
一差

好官今日  
真覺不着  
且是即使  
有一兩箇

七人別過楊洪上了大路，一路上談談說說，頗不寥寞，雖是歲暮遠行，邊關冒雪，卻因良友偕行，渾忘辛苦。一直到居庸關，驗過文憑，馳馬入塞。凌翔等因為纔在涿州幹了一番劫獄削官的驚天動地的事，不願路過涿州，便和周吉、林慈二人說明白原因各自分手，凌翔趙佑自往山東曹州，劉勃黃禮自往湖廣武當山，鄧華自走大同往五臺山，要就此轉路而行。周吉、林慈二人和凌翔等五人同落酒店，痛飲一番，方纔分別。

周林二人曉行夜宿，回到直隸，逕歸布政衙門。這時弓嘉宜方纔接事，沒多日子，清釐積案，忙碌異常。聞得周吉、林慈回來，立即傳見。周林參見畢，弓嘉宜屏退左右，細問臥牛山情形。周林二人一一詳晰說了，且將友鹿道人所說的話，都轉達了。弓嘉宜聽了，心中稍爲安逸，便要二人囊聲張，且去歇息。二人辭了出來，自去和蔣莊、陳曼二人歡敘。

惡怕決不  
能許其做  
到如弓之  
地位抑且  
其結果必  
較弓慘苦  
百倍嗚呼  
今日之官  
吏余欲無  
言

雞火文書  
係插雞火  
於公文套  
上以表特  
別緊急須  
提前送達  
即到即交  
即呈即折  
者蓋即古  
羽書之遺  
制也此制  
至清季電  
報發達緊

弓嘉宜心中一面想着友鹿道人所說的話；一面手中翻閱各地來文。陡然瞧見一件來文，起首便寫着：

詳爲「妖言惑衆，貽害閭閻，擬請准予會營勦辦事」

便留神看下去，卻是天津府轉詳南皮縣知縣，詳報妖人張火官假神聚衆，燒香倡亂，不服彈壓，毆辱官吏，擬請會衛所派兵勦辦緊急公文。正在披閱，忽見承啓又送進一封雞火文書，連忙接過拆開看時，卻是保定府知府詳報府城寺僧公然聚會，集衆萬人，勢將爲亂，請示辦法的公文。

弓嘉宜心想：「白蓮教匪難道竟不待明年上元就起事了嗎……我想丈身大師和友鹿道人，都是數百年的仙人，說話斷不會無準則的。這些地方大約是白蓮教徒先期預備聚會，聲勢如此，如果不乘他沒結集時嚴禁，待他羽翼一成，徧地聚集多人，便更難平滅了。祇今便通示各府州縣，嚴示禁止，翦

要公文用  
電時始廢  
鷄毛文書  
必須親折  
略點丈身  
友鹿之年  
紀

二人姓名  
改筆成趣  
絕倒

得一分羽翼，便容易平定一分。」想罷，便叫從人：「請檢校朱爺來。」

一會兒從人請得布政司檢校朱洪進來。參見畢，弓嘉宜便將兩封詳文給朱洪看了，便叫他快傳示各府州縣，嚴切禁止。朱洪答應下去，擬好牌示，送上底稿。弓嘉宜立刻盡行簽押，便叫卽刻繕發。當日便派快馬連夜分途傳遞，不許停留。

牌示傳到保定府，照例分傳各縣。清河縣知縣，一姓胡，名鼎彝，祖貫湖廣善化人氏。——這日方陞堂理事，接着文書牌示，當堂看畢，卽喚該房書吏抄寫牌票。又忙叫捕快頭目民壯頭上堂。當有本縣捕快頭兒史旺拔，民壯頭兒霍鄔圭，二人，上堂磕頭。胡鼎彝吩咐道：「方纔奉到布院大老爺憲牌，着本縣示禁妖教。本縣聞得此地素多聚衆講經之事，特差你二人領着這告示去各鄉村莊市會同鄉約地保，張挂傳諭小民，各安生業，毋得容留隱匿說法惑衆的。」

此差役聚  
議之所亦  
即彼等作  
罪萬端之  
機關也今  
日州縣猶  
有存者

妖人和游方掛單的僧道，並着十家一聯，取具連保切結，犯者十家同罪，首報有賞。你們和地保有得贓受賄，容隱包庇，加等重辦！」二人唯唯答應。胡鼎彝便叫書吏取告示交與二人領去。

霍邬圭、史旺拔二人磕頭出來，到巡風亭，聚集他們手下的差役、民壯，等將話說知。有一個差役道：「這事旁處還容易，祇有屯土莊李家村有些尷尬。那李家村每年都要做幾會的。那李月寶又不怕天不怕地，往常府裏縣裏都打得有招呼，如今忽然要禁，那能做得呢？我瞧這也是新布院到任，尋事做。他又不礙你甚麼事，禁他做甚麼？」霍邬圭道：「咱們做公的，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不得不去走走。今日各人回去拾掇好，明日各備牲口，分投四鄉去走一趟吧。」——就是李家村有交情在先，如今也說不得了，祇好勸他停一停吧！」次日，霍邬圭、史旺拔二人拾掇停當，領了幾個伴當，出西門來。二人在路商議道：「咱倆這裏逕到李家村去。這一條路，祇他這一家最要緊，祇要李月



這一段話  
涉官吏情  
弊暴露無  
遺

寶這一家子，能駁答應停些時不做會，過了這一口風，「官沒三日緊」事情便鬆下來了，再做會也不打緊了。咱們也就不管賬，仍好拏他銀子使了。除了他家，旁人家都是小事。祇順便說一聲就得啦。」說着，便打馬逕奔李家村來。

早有屯土莊的莊客見差人來到，連忙去報與莊主李月寶知道。霍史二人來到了李月寶莊前下了馬。莊客連忙迎接，到廳上坐下。一會兒，便有個秀才模樣的人從裏面走出來；這人便是李月寶，年方二十八歲，父親李漢雲，曾任濟甯指揮，新近去官在家。父子二人都使得好鎗棒，愛結交四海好漢，家中常養許多閒漢。曾遇徐鴻儒顯神通，給鄉人求雨有驗，便都拜在他門下，做了教裏人。這日聽莊客報說：「有縣差到莊上來了。」便出廳與史、霍相見。

莊客獻茶畢，便問道：「二位勞步，來到敝莊，必有見教之事。」史、霍圭答道：「正是。公子明見！小人們無事不敢擅造尊府。今早太爺接得布院憲牌，禁止燒香聚會等事，發下告示，着小人們知會各鄉村，鄉約地保，不許坐茶講經，

蓋明代告  
示公文概  
有爲某  
事之摘  
及清代中  
葉則祇有  
爲示諭事  
或爲示禁  
事等類統  
語此紹興  
師範以籠  
統爲秘訣  
之所致也  
結果乃形  
成官吏益  
自尊貴今  
日雖曰革

做會一則恐妖言惑衆二則爲百姓無端花費錢財因此告示嚴禁並不許容  
留游方僧道須要各具結狀十家連保小人們奉本官鈞諭特來貴莊報知  
說罷取出告示一張遞與李月寶觀看李月寶接過看時祇見上面寫着——

北直隸承宣布政使司加九級紀錄十一次弓

爲

嚴禁妖教以端風化而正人心事照得幽燕爲禮樂之區風俗歷來敦  
厚人存忠孝家事詩書安命樂天頗稱醇正近有一等不逞之徒倡爲  
邪教假佛爲名創爲『燒香』『聚會』之舉立『無爲』『白蓮』  
等教名雖有異害實相同奸徒首倡愚衆盲從如醉如狂流毒靡既甚  
且男女雜沓玉石不分千百爲羣妖邪疊見絕滅名教墮壞綱常恣其  
姦淫盜賊之謀爲害閭里謬爲超升天上之說蠱惑愚蒙蔽其耳目中  
彼膏盲萬衆期集聚愚成亂所謂『亂國亡家賊仁害義』者莫此爲  
甚如彼橫行殊堪痛恨爲此剴切曉諭分布各州縣鄉村市鎮張挂凡

命而官吏猶是此種口吻欲復一口稿由之示文亦不呼平得嗚呼可等嗚呼紹興師爺之遺毒官吏階級代之餘臭明代之何不能及更何有於大同絕妙一篇布告頗似明代之康雍而體例筆格師範手與代又皆模做之舊模神已極傳

爾良民，毋爲匪誘！儻有在前誤入歧途者，本司念爾愚昧不咎既往，准予自新。以後儻有怙惡不悛，或再黨妖隱匪，身自作奸者，仰地方鄉約地保，隨時稟縣嚴拏究辦。該州縣按月稟報，不時巡查，如有容縱包庇，查出官聽參處，吏科極刑，決不寬貸！如有首報着該有司賞給花紅銀四十兩，儻係妖黨並准免罪。至於游方僧道，並着驅逐出境，毋許停留餐宿，違者以容匪論！切切毋違！須至告示者：

永樂 年 月 日 示

李月寶看罷笑道：「這都是迂儒之見。做官的，理應從民之便。天子尙且祭天祀社，小百姓怎能不敬神明？就是小莊一年也得做好幾次會，寒家已相會三代，永以爲例。卻從來沒見亂在那裏？」史旺拔道：「小人也料得不易禁止。祇是上司衙門，來文嚴厲，關着本官的前程。告示初到時，也得稍許掩秘些，暫時避一避風頭。自古道：『官無三日緊，』緩幾日，也就淡了。這時儻是鬪着風頭

一幹本官礙着自己前程，自不得不做一番大家面子，須不好看。公子明見，要做會時，稍緩一緩，小人們也好効力！」

李月寶點頭微笑，叫莊客：「留二位原差，喫了酒飯去。」又叫：「取十兩銀子，給二位路上，喝杯茶兒。」霍烏圭、史旺拔，心內雖是歡喜得了這注意，外財喜，口中卻說：「小人們素手而來，怎敢領公子厚賞？」李月寶笑道：「一切奉託些須微物，何足挂齒？」史、霍纔收了銀子，自去。

後事若何？下章再敘。

## 古董俠魂評曰：

前章未明寫衆俠如何接戰，如何經過，而於本章以獻俘報告說明之，且以見此戰之雄。  
第二十六章 獻俘誠首出立奇功 禁妖言下車頒示諭

勇。

以本章與前章合讀，如連環、如方勝、聯絡互結，如牟尼一串，極真可愛！

伍柱等入獄以後之事，如煩敘之，一則易與第七章、第八章、犯重；二則審訊入獄等皆與正文無關。故祇藉伍柱口中略略敘及。而其重要處，則伍柱口中敘說甚詳。如此用筆是省、是補、皆屬絕妙！

新頭領派職事，頗覺爲難，余讀前第二十一章時，已思及之，蓋以其初次編制太完備，後來人幾無所用之。及讀本章，迺知作者於第二十一章已預備好。前增八頭領所派職守，絕非濫更，原無閒人。如此調度天才，可惜祇使其作小說！

周吉、林慈之出寨至臥牛其事已伏之於第十九章之末及第二十章之首，乃於本章寫之，以爲由叙臥牛大事轉而及保定妖人肇亂之關鍵，於以知此關鍵至少在十九、二十兩章之間，已預爲排定。假刺太子而寫戒嚴，假戒嚴而使飛霞等不得出城，再由飛霞不得出城而寫及藉弓嘉宜之力（其中且因須弓之力而寫蔣莊會飛霞。）於是乃成此一關鍵。其布局之詭譎，可謂極玲瓏巧妙之能事。且天衣無縫，讀之絕不覺其中有半點牽強附會之處，神乎技矣！

弓嘉宜剴刻以除妖報國爲心，不畏強禦，不憚危險，其精神不下于公。求之今日官吏，余未見也。

弓嘉宜之敢作敢爲，於明代白蓮教內結權閹劣藩，外結綠林大盜，官吏多其教徒，紳富盡爲奴隸；橫行一世，莫可誰何之際；居然指名嚴禁，偉哉其無畏精神，浩然正氣，令人肅然起敬。阿諛逢諂者，讀之感想如何？

寫胥吏視公文如無物，深切刻骨，入木三分。古今同病之大弊，卒顯舉發者。作者於此不着一字，而將其罪狀，完全暴露。不獨發人所未發，抑且切中積弊，惜乎官吏雖閱而知其弊，未敢有毅然改革之膽量，殊負作者苦心耳。



所謂無可奈何者，祇是願退錢糧，一層不聞提及，顏面及骨土，劣入。

## 第二十七章 聚經會亂說野狐禪 哄愚氓大倡白蓮教

話說弓嘉宜示禁妖言牌示，傳到保定李家村。李月寶接了牌示，送過公差，回到裏面，自覺心神不定，走到書房和先生閒談。這先生姓周，名維邦，是本縣的一個秀才。周維邦見李月寶進來，便問道：「方纔縣差下來，有什麼事？」李月寶道：「因為布弓政發下告示，要禁做會，非常嚴緊。本縣胡鼎彝太爺沒法擔當，所以叫他們下鄉攪擾。」周維邦道：「聽說老兄已請法緣禪師開講，這却怎處？」李月寶道：「我正為籌畫這事，現在已收了許多錢糧，遠近都知要做會了。這般一來，真是無可奈何！」

正說話間，祇見莊客報道：「門外有個僧人求見。」月寶道：「有便齋就給他一頓吧，我這時心裏有事，沒心緒去會他。」莊客應了一聲，去了一會，又



不愧號稱  
法緣

來說道：「那和尚說：『有法緣禪師的書札要面交與爺的。』」李月寶聽了，叫「快請！」一會兒，莊客去領了和尚進來。李月寶迎到廳上相見畢，便問道：「請問老師寶山何處？上下怎樣稱呼？」和尚道：「貧僧師字根禪，家世關中。少時曾遊天下名山，在衡山戒壇面壁三十餘年。因為法緣師患疽，不能來此，託老衲來赴大檀越勝會。」隨在袖中取出法緣的書札來，遞給李月寶。李月寶拆開一看，却是一首偈言道：

莫道無爲，蓮開徧地；  
吩咐根禪，好運金篋。勝會洋洋，本鼠所倚；  
迴頭記取，色兆褚衣。

李月寶看罷，不甚明白。即忙叫辦齋，請周維邦來陪着根禪。喫畢，便向根禪問了些經文宗乘的話。根禪應對如流，辭旨明晰，李月寶異常歡喜。到了晚上，便送根禪到靜室去歇了。

次日，李月寶和周維邦商議道：「法緣不來，卻荐根禪到此。我昨天和他

出境避錄  
顯自是士  
劣的潘家  
本領  
妙哉縣丞  
之不爲人  
重視確是  
專制時社  
會心裏

一談，這根禪很有些道行。祇是現在官府這般嚴禁，卻怎麼處？且是已收了許多錢糧，又難得這樣的高僧到來，怎好錯過不做會？」周維邦道：「據我想來，祇有一法：那胡鼎彝爲人，既是非常古怪，銀子買他不動，咱們不如到雞籠山尊府園裏去。那處地方寬大，又是鄰縣地界，刻下知縣太爺引見未回，既是縣丞署事。那地方鄉保決然不敢多管尊府的事。祇有那些緝捕上的一班人，送他幾兩銀子，瞞上不瞞下，就可保無虞了。」李月寶想了一想，道：「有理！有理！明日相煩先生上城，和史、霍二班頭說了，並約會他倆何如？」周維邦道：「事不宜遲，祇今日就去。」李月寶見周維邦這般一說，心中異常高興，立即進去，取了二十兩銀子，交給周維邦，忙叫小廝們備馬相送。

周維邦辭了李月寶，上馬攢行。傍晚時到了霍邬圭家中，說知此事，送了他五兩銀子。霍邬圭道：「現在官府非常嚴厲，恐怕有些不穩當！」周維邦道：

妙史霍之  
互相勾結  
是證差役  
之結團作  
奸

兩箇五兩  
竟想喫下  
一半

好交情

倒底差狗  
子厲害又  
敲出五兩  
來

「好在他在鷄籠山莊上行事，不是我清苑縣境內，就與足下無干了。足下祇當捨他幾兩銀子用。」霍鄔圭道：「我且陪相公到史家去商議再說。」

二人到了史旺拔家中。史旺拔迎進坐下道：「今天甚麼風，把周相公吹到我這賤地方來了？」霍鄔圭道：「周相公現在李家村設帳，李家要新正裏講經說會，特託周相公上城來見教的。」史旺拔道：「這箇使不得！如今官府爲這事正厲害得緊啦！」周維邦道：「是的。李公子也知道如今官府非常嚴禁，本地不便，所以到雞籠山莊上去做。雞籠山不是本縣地界，請二位擔待吧。」說着，便在袖中取出五兩銀子，放在桌上道：「這一點兒薄儀，還請晒收！」史旺拔道：「既不在本縣地方，還可遮掩。祇是李公子收了好大宗錢糧，也該分潤些纔見交情呀。」周維邦聽他這麼一說，知道這事行了，便道：「不必說，明日再送五兩來給二位買菓子過新年。」史旺拔道：「話雖如此，還是要密要緊些，彼此過得去。」周維邦答應了箇「是」。

周維邦事已料理好，便別了史、霍二人，覓了下處。就燈下寫了一封詳晰書子，一到天明，便專人回去報信。李月寶得了書子，大喜。即日便到雞籠山莊上，拾掇了壇場，懸挂嚴莊佛像。命四箇爲首的齋公，遠近傳香，訂於明年正月元旦吉日開講法華妙品真經。

到了會期，轟動四方愚夫愚婦，聽說李家莊李月寶公子聚會講經，都照往常年例，遠近紛紛赴會的，不計其數。富貴的乘馬，坐轎；貧窮的徒步，攜囊；都有錢糧布施赴會。祇是或多或少不等，一一都上號，收的收，打齋的打齋。還有供小食，供中齋的。一日花費，也得百多兩銀子。場面非常熱鬧。

那根禪起初時倒也規矩，精嚴，到了後來，便漸漸的詼諧戲謔起來。一日，的引得那些男女們，嬉笑雜沓，毫無規矩。這時已是立春了，天氣漸暖，各處婦女也漸漸來得多了。李月寶見法會這般興旺，心中無限歡喜。每日在會

寥寥數語  
寫經會如  
畫

馬脚露了

看顧。

一日，李月寶正在看司禮上簿收錢糧供養。祇見一班女人到櫃檯邊報名上簿送錢糧。李月寶無意之中，瞧見一女子生得十分美麗，隨着衆婦女進來，舉起一隻手，向手上取下一隻銀鐲，遞給櫃上。李月寶被那玉藕一般的臂膊，梘得兩眼生花，忙定睛細看那女子，真是「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不覺神魂飄蕩，心意難持。那女子卻毫沒措意，一秉虔誠，隨着衆婦女進壇來。李月寶不知不覺便跟他着走。到了禪堂看了一會，又到方丈裏來。

這時，根禪講經初畢，衆婦女齊齊跪下，叩頭，根禪公然合掌，向衆吩咐道：「衆位女菩薩！既到這裏，都是佛會上有緣之人。總望女菩薩們信經，唸佛，勉行善事。您們聽講時，便能佛心發現。悟澈我佛無住真理。言善念，句句菩提。切勿到家又爲七情六慾所牽纏，依舊日陷紅塵，難求解脫。如果能得一點清涼境界，也不致受無限熬煎，死後墮入犁泥地獄。」衆婦女聽了根禪這麼說

不冠冕堂  
皇我恨  
此等人滿  
口佛法足  
心奸詐佛  
影響及途  
法之前途  
準以殺惡  
人即是善  
之例非加  
顯戮不可  
雖然當世  
滔滔皆是  
其如誅不  
勝一何管  
奸賣詐的  
奸實不知  
言者如何  
想出苦心  
作此世人  
喚醒世人  
勿向塵世  
求真法之  
意耶黎罪  
這闍黎罪  
過彌天該

法，哀告道：「弟子們祇爲輪迴苦惱，纔求老爺大發慈悲心，還求老爺垂憐解脫！一根禪聽了那些婦女的話，都是一樣的，便道：『您們如果要求解脫輪迴，便須問經悟道，常常在此受戒，朝朝暮暮，念念在心。離卻塵心，在此受戒，嚴修苦練，聽信我言，纔能日有進益。如果時去時來，便是空擔了一箇持齋唸佛的虛名，那有信佛的真心？甚至罪孽日深，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那時纔是後悔也遲。』那些婦女聽了根禪這一篇大道理，內中有一半連連叩頭禮拜，道：『弟子情願常常在這裏聽老爺的法旨。』根禪見他們這般言語，知道已有幾成了，心中大喜，便道：『既然您們能發這麼誠心，情願精修，可到齋堂去報名，各給淨室禪房，聽法指教參禪。如果有不願的，也不勉強說罷，便起身下榻而去。那些婦女叩頭不已，唸佛恭送。

李月寶見如此情形，便先到方丈室中，就叫手下人：『快取號簿、筆、硯過來！』便向那報名掛號衆婦女，說道：『您們各位女菩薩，情願悟道的，都請來

殺該殺

比魂靈兒  
飛去半天  
描寫還要  
入神

獨使母女  
獨處其意  
何居  
見人便低  
首含笑或  
含羞者均  
是淫女反  
不若落落  
大方絕無  
遮掩蓋心  
中無渣滓  
者隨時隨  
地皆無所  
用其羞滯  
也

此報名。」衆婦女聽了，團團圍着，一一報名。寫到第二十名，是田門馬氏的女兒名叫慈兒。李月寶順眼瞧去，原來就是先時瞧見的美女，不覺心中一震。急忙刻意矜持着，逐一寫完衆婦女姓名，共有五十六人。

李月寶便道：「各位女菩薩請隨我到後面來派定禪房，給您們習道。衆婦女果然隨他到後面，所據的房間也有五、六人合住一間的，也有三、四人合住一房的。惟有田氏母女獨居一房。李月寶特地着人替他收拾，自己一雙眼睛，祇顧瞧着田慈兒。那田慈兒也只是含笑低頭不語。李月寶瞧的慾火上炎，恨不得即刻就將田慈兒摟在一處。」

禪房拾掇完了，李月寶沒奈何，只得無情無緒的回到方丈室裏。向榻上躺下，心中胡思亂想，神思昏迷，竟自睡覺了。夢中和田慈兒百般調戲，十分和洽。正待巫山雲雨，只聽得有人叫道：「巫山夢好！請快起來，檀越莫爲邪魔所

呵哈哈大笑  
蜜笑搖頭  
笑微微祇  
此幾笑便  
活畫出一  
箇奸惡淫  
僧來

迷，纔好！」李月寶睜眼看時，卻是根禪。一時被根禪說着心病，慌的手足無措，不知要怎樣纔好。根禪卻哈哈大笑道：「您甯驚慌來吧！我和您商議便了。」說着便拉了李月寶起來，同到臥房中坐下。根禪道：「檀越有何心事，這麼神情恍惚！」李月寶忙掩飾道：「沒甚事，祇因日中忙了，睡了一會兒。如今睡熟驚醒，覺得有些心神不定。」根禪蜜笑道：「罷了！罷了！祇是您丟下夢中的妙人兒冷落些。」李月寶急諍道：「那有甚麼夢中妙人兒？」根禪搖頭笑道：「那施銀鐲的不是嗎？」李月寶聽了，大爲驚訝，想道：「和尚真是異人！竟能未卜先知！不但知我心的事，連我意中的事他都曉得，真是活神仙，這事怎能瞞他呢？」便答道：「弟子道念不堅，塵心未斷，有犯我師法戒，還請我師恕罪！」根禪微笑道：「非也！無論何物，祇要是有性命的，都從慾界中來。這一點種子，怎麼能殼解脫？莫說是凡人，便是我們修到了無上之境的，也脫不掉這一箇「慾」字，要想脫此「慾」字，非要到天人之地，纔能解脫。男女之際，



漏有許多  
說法許多  
名目其口  
何異紫石  
街頭之王  
婆

雖是聖人也不能無情。何況公等少年——祇是這事也要有緣。夫婦相配，謂之「正緣」；調情相愛，謂之「旁緣」。我看這女子，不單是俊敏聰明，且多貴氣。我留他在此，也非無意，祇看檀越緣法如何？如果有緣，管保您得成好事。」

李月寶聽了，便下拜道：「師傅能給弟子玉成，弟子生死不忘大恩。」根禪道：「您不要性急，再過兩日便是敬齋之辰，起建慶賀道場。那時我當替您想箇法子。」李月寶連忙拜謝了。

到了那日，早齋後，根禪領僧眾登壇，焚香讚誦畢，又登壇說了一回法，講了一回禪，無非下乘皮毛。午齋後，方纔收卷，祇見許多男女，擁到臺下磕頭禮拜道：「弟子等蒙老爺法旨，在這裏聽法悟道。日聽老爺說經，略有解悟。祇是大道無邊，不知從何處悟起？請老爺大發慈悲，使弟子們得明悟真空，脫離苦海，永不忘慈悲大恩！」

根禪故作莊嚴，向眾道：「道在人心，人心原是明朗無

然則足下  
脫不掉愁  
字不是是  
忘了本來  
面目

此白蓮教  
騙人之唯  
一法門今  
日之紅館  
會亦以此  
愚人以其  
遺孽也

塵的。祇爲汝等衆生，生身之後，便爲情慾所迷，忘了本來面目。那一點靈明本體，雖未盡絕，如鏡子一般，本是光明，祇給灰塵遮住了。如果能加水一磨，便依舊光明了。惟在大衆自己努力。——汝等既有誠心，今晚可到方丈室中，我當賜您們聖水一口，回去靜坐，自能得見本來面目。」說罷，下臺進去了。衆婦女聽了大喜，磕頭、唸佛，恭送起身，各自散回。

晚間，根禪叫了執事僧來，取一隻潔淨瓦缸，放在方丈室當中。缸中滿貯着清水。根禪對着那缸水，焚香、唸咒、畫符、三道，焚在缸中。待衆人來求聖水時，根禪便叫衆人各向缸中喝一口，慢慢嚥下，立即回去，寧神打坐。根禪也真有些希奇！不知用甚麼法術，使人人所爲之事，自飲水之後，一生善、惡，都能看見。竟和孽鏡臺前的一般。嚇得衆人毛骨悚然。

次日，衆人都到方丈室中叩頭、唸佛，稱謝道：『老爺法力無邊！使弟子們迴光返照，見性明性。』根禪道：『這算不得什麼法力？不過是撥開您等的塵

這種騙人  
之似通未  
通下乘語  
辭真虧作  
者體會得  
來

迷，現出本來真面目罷了，於您們也沒什麼大益處。如果您們一明之後，日日加工刮磨，方能進益。若今日稍明，明日又蔽，依舊對道日遠，便是我也沒法拯救您們。您們須知這等功夫必要死心蹋地，先將腳根立定。若是有一點疑惑，終是難成的。衆人聽了都叩頭哀聲告道：「弟子們都是愚昧無知之輩，雖然活了半世，也和在夢裏一般。如今蒙老爺提醒，如夢初覺。還求老爺慈悲，超脫苦海！」根禪道：「您們不過片時得迴光返照，所謂在境壓境，若遇火宅，又要焚燒了。要得超脫，必定要在死生性命關頭，打疊得過，才有根基，然後纔能通禪悟道。祇是悟道雖有遲早，問道也有難易。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遲的千磨萬煉，始得成功。傳道要良材而篤行，受戒要勉力而專誠。日夜不離，能受苦中之苦，方能入我門來；更須全無繫戀，堅志不移，方可全無迷誤。汝等大衆須要自己仔細斟酌，立定志願，另擇日期，再報我知道。」說畢便退了衆人。

狡哉這一  
篇言語愚  
婦幼女無  
不中機陷

田氏母女回到自己房門前，恰遇着李月寶。田氏便道：「山主請裏面坐待茶。」李月寶巴不得這一聲，連忙答道：「正要來瞧老奶奶。」說着，便進房來。田氏取張櫪子，請李月寶坐下，說道：「連日在此，打擾山主，深覺不安。」李月寶笑答道：「好說！這幾日我事體太繁，忙中有失，招待很不周到，還望奶奶原諒。」——奶奶今日悟中可有理省處？」田氏道：「老爺雖是盡法指教，祇是我們愚蒙不能領略，如今還祇在面壁中。」

李月寶道：「老爺傳道，原是要擇有緣人。當着大眾，祇不過是說幾句勸人爲善的常言罷了。若要認識本心，沒有下手的功夫，怎能入道？那傳人的真道，須得要人自去求懇，方得到手。常言道得好：「道不傳六耳，勿作等閒看！」若是有緣的，自能去拜懇，得道。無緣的，不過是隨衆逐流，聽着老爺幾句教訓世俗的話罷了。」田氏聽了，歎道：「我先夫做官時，多行殺戮，故此我迴頭悟道，求脫輪迴。連日幸得老爺指點，祇是也不過是隨衆參見，想要早晚專誠參

者無邪行  
平知何以  
不知何此  
能寫出此  
等文字來

善偷女人  
者決不久  
坐使人生  
厭李月寶  
頗懂訣竅

愚得可憐

絕倒這機

拜，卻又無緣，沒得引見。」李月寶忙道：「這個不難！老爺每晚出定後，必和我們清談妙果。今晚我引您娘兒，倆去參拜。祇是您娘兒，倆須要虔心靜念，一秉至誠，方可得道。至於老爺不肯傳道，就得瞧您娘兒，倆的緣法了。」田氏聽了，感激萬分道：「好極了！終算我慈兒誠心，纔得山主大恩引見。今晚好歹，得求箇下落。」李月寶見計已成功，恐人撞見在此不雅，便起身告辭，且囑吩道：「黃昏後，我來叫您，您娘兒倆切不可走開！」田氏答應「理會得」，送到禪房門口。

田氏回房，便和女兒——田慈兒——沐浴齋戒，虔心誠意，打坐到晚。點燈時，聽得外面佛壇中鐘、鈸、齊鳴，魚、磬、合響，眾僧課誦畢，田氏便叫：「女兒！快定心唸佛！山主將要來了。」田慈兒便跌坐，口上口中雖在唸佛，心中卻不知怎樣終覺搖蕩不定，不得主意，便向田氏道：「媽！我今夜不去使得麼？」田氏忙道：「好孩子！這般難得的機緣，怎好錯過？您不去，便辜負山主一片盛情，那怎使

緣一生祇  
錯過怎好  
妙妙山主  
盛情真不  
可負如此  
盛情也確  
是盛情確  
兩箇悄悄  
的寫盡賊  
人心虛否  
則有人撞  
見亦是道  
緣人傳道  
耳何畏哉  
惟其悄悄  
乃有深弊  
此祇見是  
田氏娘兒  
倆所見

得？」田慈兒聽了，祇得強捺心神等待着。

李月寶待衆僧就寢後，便悄悄的向根禪說了。根禪祇向李月寶相對蜜笑。李月寶便悄悄的到禪房中，叫田氏娘兒的，隨到方丈裏來。田氏領着田慈兒，真是滿腔虔誠，以目視心，雙手合掌，跟定李月寶到方丈中來。走到靜室門外，李月寶便問侍者道：「老爺這時在那裏？」侍者答道：「老爺人定沒回。」李月寶便輕輕的揭開門帘，祇見正中一張檀木匠，匠前几上銀燭高燒，香煙繚繞，十分莊嚴。根禪和尚垂目合掌，端然坐在匠上。李月寶叫田氏母女二人輕輕跪在几前，便抽身出去了。

田氏娘兒，倆跪下約有一箇時辰，根禪才微微開眼，問道：「下面是甚麼人？」田氏磕頭稟道：「弟子田馬氏率女兒——慈兒——志心朝禮，恭叩老爺法座，懇求指點道法！」根禪道：「您不去明心悟道，卻半夜來我靜室作甚。還不

快出去？」田氏道：「弟子皈心皈神，皈命望老爺大發慈悲，俯垂教誨！」根禪道：「何人引您進來的？」田氏道：「是山主李公子。」根禪便道：「本當立即驅逐，且看山主分上起來吧！」田氏連忙和田慈兒謝恩立起。

根禪下了禪牀，叫侍者看坐。田氏道：「老爺在此，弟子怎敢坐？」根禪道：「至道非一語可畢，坐下來好說話。」一面又叫侍者：「請山主來。」李月寶原在外間候着，立刻請到。根禪便叫侍者：「取茶來！」便有清俊小童捧了一盒果品，一壺香茶，擺了幾箇瓷碟。根禪正中坐下，李月寶相對，田氏娘兒倆兩頭打橫坐下。田慈兒遮遮掩掩，害羞不肯喫。李月寶目不轉瞬的瞧着他。根禪卻祇當沒瞧見。

一會兒，根禪問田氏道：「你母女要聞甚麼道？」田氏道：「弟子祇望老師發慈悲，脫苦海，免墮輪迴！」根禪道：「法有大乘，小乘之分，又有家教，象教之別，皆能超脫輪迴。卻是總以大乘爲主。——凡學道者，必須先守「三皈」

這一箇時候，得此排場，直是今日，或是今日，或所謂臺，基而如此，道衆生罪，者該萬死，到底是有，道力不似，月寶猴急。

妙哉道也而有甚麼語分祇一語活禪出一吹牛和向來

狀小家女郎形態畫也畫不出好箇帶馬禪師此警於足下恰當已不極也人恐

妙竟教他

後遵「五戒」何爲「三皈」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何爲「五戒」就是不貪、不嗔、不愛、不妄、不殺。五者之中先要戒妄。妄言、妄爲、最難收拾。「靜」「定」二字極爲緊要！靜則不生邪念，定則諸妄不作。祇是靜、定，須從悟中來，所以入道者，先看悟性何如？既有心學道，祇在定、靜之中。」

侍者斟上一杯茶。李月寶便將碟中果子，撮了一把，送到田慈兒跟前。田慈兒扭一扭身子，含羞不喫，也不言語。根禪問道：「爲何不喫些？」田氏答道：「他害羞啦。」根禪正色道：「羞從何來？你我須分男女，在俗眼中看去，誠然若以天眼觀之，都是一般，何來分別？譬如禽獸，原有雌雄，牝牡，卻是在人眼看去，都是一般，何從辨別。我們聖教，何以謂之「混同無爲」？祇爲無物無我無男女，貴賤、智愚，皆混同於一。況且我們修行，祇以「靈行」要緊，至於四大色身，皆是假託，臭皮囊，終歸毀壞。所以我佛先撇去色身，別足斷臂，不以爲意，故能成佛，作祖。我輩凡遇着是可以濟人利物，救人急迫之事，皆當捨身而爲之。」



捨身救人  
之急好個  
帶馬禪師

不敢羞三  
字甚新奇  
不敢羞尚  
可也何以  
要笑足見  
其心已懷  
他念故李  
月寶敢於  
進身物必  
先腐而後  
蟲生信然  
此種淫蕩  
情形作者  
描寫入神  
妙哉足見  
作者亦一  
已識之風  
以兩花之  
開未形容

大俠傳

一八

你如是先存一念羞念，心中先有渣滓，何能做到「混同無爲」的功夫？且是「羞」字一念，是從色相中來，已先犯「貪」「愛」二戒，何能悟道？以後切不可如此。」田慈兒被根禪這一篇野狐禪，說得果然忍着羞，接過果子來喫着。接果子時，李月寶伸一爪在他手心中輕輕搔了兩搔。田慈兒竟不敢再羞，卻反笑了一笑。當晚直談到天明，卻是不曾傳甚麼道，祇不過說了些家常閒話，談得十分恰意。

從此以後，田慈兒和李月寶日加親近。每夜，田氏娘兒倆到方丈裏習道之時，根禪多託言入定，叫李月寶代爲指教。李月寶得了這箇機遇，怎肯輕易放過？初時祇毛手毛脚，後來竟摟抱起來。田慈兒自從和根禪、李月寶鬼混些時，臉皮也老了許多了，且是正在情竇初開之際，怎禁得李月寶百般勾引？不到幾日，一朵含苞菡萏，陡變成大開牡丹。田氏雖有些知道，卻是相信根禪太深，竟當作是天緣，絕不過問。沒幾時，不知怎樣，田慈兒和根禪也打得火熱，爲聯

此事刻骨  
令人失笑

足見做會  
祇爲錢糧  
耳儒係真  
心開揚佛  
道何問虧  
累作者無  
邪教歛財  
祇此輕描  
便使讀者  
得見其奇  
妙哉專以  
絕倒爲計  
盈虧似商  
算直似商

牀之好，將靜室禪房改爲花營錦陣。

聚了幾日會，鄉下人已覺沒初起時那股高興了。李月寶見來會的人沒先時那般踴躍了，收的錢糧一日減少一日；每日有千多人喫飯，一日所入，不穀半日支用；滿心憂慮。便到客寮來，和幾箇齋公商量道：「似這般難於支持，不如早些散會，少受些虧累。」齋公道：「再有一兩天，法華經講完了，便可以散會了。待到麥熟時，再做一會，便有虧空，也是可填補了。」李月寶聽了，雖是一兩天，就散會能穀不蝕本，卻是會衆一散，田家娘兒，倆勢不能獨留。心中倒有些志忑，委決不下。祇在廡廊下踱來，踱去，低頭悶想，想了許久，也不曾得箇主意。

正煩悶間，祇聽得有人自言，自語道：「錢糧要多少？祇可惜沒人會取罷了。」李月寶一驚，急擡頭瞧去，祇見院落中石階上坐着箇癩頭和尚，正迎着

賈打算鳴呼講經美名爲此輩毀盡泥犁獄中當不置也輩位張三丰周顛子之邈人起敬徒茂林則敬使林則敬一林則敬而令着筆兩般人生真神乎技矣方茂林寫方奇傳神之阿堵一見便非遊定其味遊戲三味遊真或滑之賤玩世傲

日光解開破衲捉蟲子。認得是投託在本山堂化薪砍柴的行脚和尚，一名叫「方茂林」。——是一箇好喫懶做禿廝。李月寶這時正爲錢糧着急，聽他這般說，且顧不得是真，是假，急走到方茂林跟前問道：「方纔說話的是您麼？」方茂林祇作沒聽得，不理會，仍自言，自語道：「喂！「有眼不識泰山，」要錢糧怎不來請教本師？」李月寶見他裝出那大模大樣的神情，自稱「本師」，儼然大講師的排場，又好笑，又好氣，便道：「您有甚妙法，使本堂錢糧旺收，我自酬謝您。要不然，大家祇好散夥了。」方茂林這纔故作擡頭驟見李月寶，忙立起來，合掌問訊道：「不知山主到來，多有冒犯！」李月寶急問道：「您祇說有甚方法收得錢糧，咱們如今同堂共事，痛癢相關，甯客氣。」方茂林道：「山主發出知單，原約要講楞嚴經的。如今一部法華經，還沒講完，錢糧不足，便要散會了；將來何以伏人。祇爲些些錢糧，將山主父子兩世的心血，聲名，一概付之流水，未免太不值得！我倒有箇計較，能收得比本會初時還要加幾十百倍的錢

骨天生抑  
鬱不平而  
等俠士爲  
知其必大  
一之大奸  
詐之徒不  
知作者筆  
下如何分  
析如是一  
明白是之  
寫法好是  
奸俠是俠  
如分金爐  
是金金爐  
力直其功  
究計莫能  
和向喫水  
餃子絕倒

偏有許多  
寫喫的文  
句喫的文  
平常讀書

糧。——祇是山主須得請我飽喫一頓纔行。」李月寶道：「祇要能收得錢糧，喫一頓，能值幾何！您便同我來先去喫去。」

說着便拉着方茂林也顧不得他下賤，骯髒，和他並肩而行，直到裏面帳房中坐下。便問方茂林：「怎生便能收得錢糧？」方茂林拍着大肚皮道：「餓了，沒精神說話。」李月寶忙叫侍者：「拿壺好茶，——拏我的茶葉，——將乾溼點心先拏來，再傳話廚房，即刻製辦一席上等齋筵，立等要用。」——快快！——侍者連忙諾諾連聲答應着自去，沏了茶，端着果盒送來。方茂林不待請讓，抓起就喫。待侍者將水餃子端來時，果盒中早一掃而空，碎屑也沒贖下一點。接着廚房將齋席冷盤先送上來。方茂林已喫完水餃子了。便接着喫齋。悶聲不語低下頭去，如此馬喫艸一般，祇見他嘴顫擺動，喫得盤盤皆空，碗碗不贖。這碗還沒來，那碗已湯汁無餘。隨後點心湯飯齊到，他件件不餘，嚼了箇罄空，纔擡起頭來，拍着肚子道：「謝山主的盛情，得了箇半飽了！」說罷，伸了伸頸子，

中豪喫壯  
喝但覺其  
雄壯而讀  
此則覺妖  
詐之氣充  
寒滿紙文  
章之奇有  
如是者

絕倒寫士  
劣惜別祇  
是如此真  
刻畫入微

立起身來，往外就走。李月寶趕過去，一把拉住，道：「您怎麼就走咧？錢糧怎處呀？」方茂林昂頭大笑，道：「山主，您好狠呀！一頓齋，便想要換取若干錢糧，太便宜了吧？」李月寶方要和他論理，方茂林又笑道：「好法不輕傳，您甬慌，錢糧自有錢糧的來處。」說罷，掙脫李月寶的手，大踏步，狂笑而去。

李月寶益加煩惱，也懶得和那騙喫的窮禿廝去說話講理，一肚皮沒好氣，回到房中，盤算了多時，仍是不得計策。想到會是不能支持，田氏母女就要分別，便叫心腹侍者去悄悄叫了田慈兒來。也沒說話，便叫侍者們出去，將田慈兒抱起，捺在匠上，扯去衣袴，擲開兩條小腿兒，便捨死忘生的拼命狠幹。田慈兒因他是山主，不敢違拗，且是這兩天正得味兒，也落得快活，便挺起肚子承受着山主的恩波。李月寶仍覺得不曾消得悶惱，攬着田慈兒沉沉睡去。

正在夢酣時，忽聽有人高聲大叫：「不好了！走水呀！」李月寶大喫一驚，

奇絕如此  
設計讀者  
乍讀火起  
猶不易激  
曉其如何  
事故如斯  
狡詐奸毒  
愚民安得  
不入其彀  
中

白蓮教赤  
化了一笑

莊嚴也而

連忙翻身坐起，睜眼瞧去，牕紙已映得通紅，心中大急，連叫：「真果不好了！這可完了！」急忙撇下田慈兒，披衣着靴，拔門奔去。祇見人聲嘈雜，鬧做一團，卻不見一人出力救火。李月寶一面急嚷着：「快救火呀！快請老爺來滅火呀！」一面踉蹌亂躓，向那火光射天的處所來。

卻是後面園中着火。祇見滿園中圍站着許多僧、俗人等，俱各手擎火叉，水桶，立在當地瞪眼瞧着，卻不動手。李月寶氣的暴跳如雷，大叫道：「您們怎麼幸災樂禍，見火不救呀？」衆人見山主來了，一窩蠶擁上前，七張八嘴，亂七八糟的亂說了一陣。李月寶留心細聽，纔聽出是說：並沒起火，祇是池子裏水面陡然放出數十丈紅光，照耀得如同火着了一般。李月寶忙到池邊瞧時，果然紅光燭天，四面都映成紅色，比夏日落山時，還要映得赤燄鮮明。水面上火光浮動，一個大水池突如變成個火池，深自詫異。

忽見方茂林擺着異樣莊嚴的神情，甩着兩隻破袖，大踏步走來。一見李

有異樣用  
字刻薄已  
極

我說是死  
機一動

活擣鬼臉  
皮其厚虧  
作者不肉  
麻竟寫得  
出來  
既曰佛祖  
又曰天心  
活見擣鬼

牽強胡說

月寶便恭恭敬敬的打了個稽首，高宣佛號，卻先暗中遞個眼色，纔大聲說道：「恭喜山主虔誠聚會說法，感動佛祖降下祥光，普照衆生，無量功德！」李月寶陡然靈機一動，恍然大悟，便也裝出十分虔懇的模樣，向衆僧俗人等說道：「您們甯驚慌！這是佛祖垂鑒虔忱，賜降祥光，普照衆生，且請根禪大法師頌聖謝恩。您們快到壇前聽諭。」說着便都到法壇中來。

一會兒，祇見兩行燦爛燈燭，一派幽雅音樂，僧尼列隊引着根禪，黃袍，袈裟，僧冠，錫杖，後隨傘扇，直上坵壇，擂鼓撞鐘，誦號膜拜，鬧了好一會，纔完了法事，根禪將身向李月寶稽首道：「恭賀山主功德完滿，上感天心，禎祥既降，福祿無疆！」李月寶連忙下拜還禮道：「全仗老爺普渡衆生，以了宏願，藉答佛祖鴻恩於萬世！」

根禪正中盤膝坐下，向那些僧俗人等，高聲說道：「祥光自池中上升，水中生火，爲千古未有之奇。足見是「水火既濟。」這池中既沐佛恩，必有靈異。」

可笑已極  
作者摸擬  
時不知亦  
作嘔否

日光一出  
便不見了  
一箇武當  
便出妖教  
消沉了

一受敬使  
您而不山  
主矣小人  
行經古今

待本師入定謁佛，懇求明示，明晨再宣示爾等！衆人磕頭禮拜，恭送根禪下壇內，卻是誰也不肯去睡覺。也有在壇前打坐待着的，也有回到池邊，呆瞧胡想的。那紅光卻是越來越高，直到日出時，纔被日光耀射勝過了紅光，才漸漸不見了。

李月寶回房後，方茂林悄然進來，說道：「山主！我的方法可好？錢糧可甬着急了，經也甬講了；祇有了這池子說甚小小錢糧；要取大明江山，也易如反掌！」李月寶這時已佩服方茂林如神仙一般。忙捺方茂林上坐，下拜道：「弟子愚蒙，蒙師傅法力幫助弟子，弟子沒齒難忘！——祇不知這祥光能過多少日子？師傅們在何處？如何有此大法力？」

方茂林道：「好叫您得知！我本是洞庭山的頭領。因教主做天下大會，早來河間，幫忙布置，霞明觀纔有頭緒，教主便命我到各處山堂查看，到期可能



中外皆同  
世界事物  
多不同惟  
此點倒是  
有大同之  
象可歎可  
恨此時當  
四更後故  
云昨日用  
字細極此  
等處足可  
爲人師法

眞命天子  
以簡計不  
知值多少  
錢一劬

動手到此處時，見您一心祇在錢糧，教主法帖諭示全不在心上，本來想要回報教主，差人責罰；後來根禪討情，說是：「此處大有可爲，咱們不妨另創基業，事成富貴，不可言；即使不成，在教主跟前也是一番功勞；且首先起義，雖敗猶榮，聲價陡增十倍。」我便依他言語在此待着。昨日見您着急到那般情況，我便逗您振作精神。一面和根禪相商，這些信男百姓已可用了。祇要使他信心加堅，怕不爲我効死麼？我便將觀中帶來的赤霞煥彩丹灑了些在後園池中。這丹是教中護法之寶，輕易不肯使用的。我如今在教主前擔着干係，盡力幫扶您，祇爲您龍準、虎額，確是帝王之相，應天順人，纔助您一臂之力。您甬害怕，更不可懈怠！萬事有我和根禪在此，管您錯不了，您祇聽從言語，一一照辦，終歸您一個眞命天子！」

李月寶聽了這一番話，心癢難熬，如癡如醉，不知要如何纔好。半晌，方纔想起一句話來問道：「師傅！今天的事該怎樣做呢？」方茂林道：「您甬問，祇

偏擊膝作勢此亦詐一法也

齋和尚背人喫燕窩湯牛肉汁者我曾見絕倒便算亂動此種唸經從未秘密從未破道人直破其秘毋乃太傷忠厚乎憶余寓海上時識

瞧咱倆怎樣您便怎樣。這時天機不可洩露，到時您自然要知道的。」李月寶不敢再問，祇連連答應着。這時已將五更，方茂林恐有人撞破，不大穩便，仍悄悄的出去了。

天纔透明時，壇前已擠滿了人，待根禪出定。那知根禪正乘李月寶沒暇時，和田氏、田慈兒、娘兒、倆、鏗戰辛苦，一直睡到辰牌時分，方纔起身洗盥畢，喝過燕窩湯，纔擺出大法師的架子，一搖一擺，徒衆侍者前後簇擁着，上壇。壇下衆人連忙幫着羅拜。根禪閉目端坐，嘴脣亂動，衆人都都跪在壇下，各自唸經。好一會，根禪方閃眼宣衆人齊集壇前，宣示道：「我昨夜入定，參見佛祖。奉玉旨：『山主發會虔誠，故降祥光顯應。此池已沐鴻恩，成爲『八功德池』，能照人三生因果，以此普度衆生，同證善果。』你們來照者，自明日爲始，必須虔心頂禮，若有懈怠，褻瀆雷部施刑。』說罷，起身下壇而去。衆人一齊口宣佛

俗僧多人承  
審見其佛  
事不家時  
便召不足者  
予以僧衣  
充數其唵  
經則亂動  
嘴唇爲求  
一者情事  
可憐和尙  
以錢騙人  
工錢此種  
佛事有等  
益處自是  
和尙中人  
泥犂中告  
故余常先  
佛徒爲告  
先考禮佛  
尙也試和

號，頂禮膜拜

次日，根禪命方茂林爲「聖池法師」，田慈兒爲「聖池玉女」。掌管聖池。按照各人入會次序掛號，分班去池邊照看。衆人自己看那池中影象，說也奇怪！也有聽見前生是羽毛鱗介等物的，也有聽見自身是官府的……種種形象，不一而足。眨眼間便是今生本象，再瞧去，便見來生，也有男變女的，也有女變男的，也有人變畜的……各種奇形怪狀，直將衆人照得毛骨悚然。那照得好形象的歡然自慶；照得不好形象的，垂頭喪氣，哭哭號號，奔到壇中求解脫。——卻是有一樁希奇：要是沒掛號，沒納錢糧的人去瞧時，甚麼形象也沒有。這般一來，頓時傳揚四處，引得那些愚夫、愚婦、獸男、騃女，死心塌地的，奔來納錢照水。

這種希奇事兒，傳揚最快，沒多時便傳到清苑縣知縣胡鼎彝耳中。胡鼎

胡鼎彝  
無後文之  
受賄尚不  
失爲好官  
金錢魔力  
之足以陷  
人於不義  
可畏哉

彝勃然大怒，立即升堂，喚霍鄒圭史旺拔二人上堂，厲聲吩咐道：「前日上司有牌來嚴禁邪教聚會講經，本縣差你們發告示曉諭各鄉，怎麼如今依舊有人開堂傳教，聚衆歛錢？你們坐視不拏，是何道理？你們受了多少賄賂，快說出來，若敢隱瞞，本縣打折你們的狗腿！」史霍二人跪地磕頭回道：「小的回太爺的話：本縣並沒人敢違犯太爺的鈞諭，求太爺明察！」

胡鼎彝聽了，滿腔忿怒，大喝道：「混帳！胡說！現有李月寶在鷄籠山以妖鏡聚衆，已被本縣採訪着，你們還敢包瞞嗎？」來打正說着，便抽了幾支籤要攢下行刑。史霍連忙磕頭如擣蒜的哀告道：「太爺的恩典！太爺明見，鷄籠山地屬鄰縣，不是本縣轄境，小的們怎敢越境拏人？」胡鼎彝喝道：「鷄籠山不是本縣轄境，那開堂聚會首犯李月寶可是本縣子民？他生出事來，本縣須脫不了干係。他如今竟敢這般猖獗，一定是你們這班狗才得了他的銀錢，教他過境聚會，好來搪塞本縣！本縣且不問你們得贓多少，限你們三日之內將

李月寶領擎到案！說罷，標了一支硃籤擲下，便退堂進內去了。

胡鼎彝未  
警不是精  
明能幹的  
官兒祇因  
一念之差  
受不可受  
之賄乃致  
釀成鉅變  
爲民上者  
可不慎歟

史旺拔、霍鵬圭二人領了硃籤，打馬下鄉，直奔鷄籠山來。到了山中，見人數衆多，且箇箇死心塌地的相信李月寶、根禪、方茂林等人，知道不能硬做。祇得作爲是來瞧看三生的。尋着李月寶時，便上前招呼。李月寶一見二人，心下已明白了七八分，卻是還想道：「前時原託周維邦邀他倆聚會的，後來因爲不在他們境內，他將這事拖下了。如今他倆趕來，大約是想好處來了。」

以此心願  
猜公處願  
多是處願  
奈知縣太  
厲害乃致  
出乎意外  
耳要自己  
祇事得了  
差不念及  
絕不寫盡  
交情寫盡  
此輩狼心

想着，便邀史、霍二人到靜室裏喫齋。二人一見左右沒人，便向李月寶道：「本官請公子縣裏去一趟。因爲欠了錢糧要算一算。」李月寶道：「舍下錢糧各項早已完清了。至於雜事差役，自有管事的料理。——我已明白二位的來意了，但請寬坐一時。」說着起身進去取了二百兩銀子來給史、霍二人道：「些須薄意，請二位收下代茶，諸事仰仗！」史旺拔搖頭道：「一文也不敢拜

咆哮是此輩詐良儒的唯何本領素所見效之一不極痛快已用之絕不也有一本領素所見效之一不極痛快已

觀此篇言

領，祇屈尊駕到縣裏走一輪，沒甚大事。」李月寶聽了，昂然說道：「這也沒甚難處！待我今夜拾掇，拾掇，明早準同兩位進縣便了。」史、霍二人暗喜道：「公子真是豪傑！原沒甚麼了不得的事，公子一到，不就完了嗎？」李月寶便叫人招呼史、霍二人在客房中住宿。

次早，史、霍二人起身洗盥畢，便催促起身。卻不見李月寶的影兒。二人便咆哮起來。發作了半日，也沒箇人來理會。直到中飯時，有人送來齋飯，二人祇得喫了，再作計較。飯後才在擦臉，忽然有一箇癩頭和尚，手携銀包，走進房來，便發話道：「李山主事情緊要，抽身不得，相煩二位回去，善言回復太爺。若是二位不好回去時，這種跑腿捱打的差使，也沒甚麼好處，不如就在本堂執事，不必回去，保管你倆一輩子豐衣足食，比當差充役，強勝百倍。」祇是要李山主到縣，休說是縣太爺，便是當今——永樂爺——也甭想弄他去。銀子在此，收也不收，聽憑你倆！」史、霍二人聽了這番言語，知道勢頭不好，料道拿不着人，

語叛志已  
決即無差  
役二次之  
來李亦必  
反也

得了銀便  
滿口交情  
自是此輩  
情技乃又  
藉此而挽  
生意其貪  
無比而食  
言如蜜

不如且得了銀子再說。便將銀子收下。

史旺拔道：『咱倆往常也曾受過李公子許多好處，不是上司點名派差，也斷不會來攪擾。如今既是李公子貴忙，咱倆祇好拼着爲李公子回去捱一頓板子。——祇是咱倆，雖捱一頓板子，仍是於事無濟。李公子終得想箇長久計策纔好！』癩頭和尚——方茂林——忙道：『這卻早已預備好了。』說着，便取出二十封銀子，交給史、霍二人道：『這裏些微薄意，相煩二位回縣時，覓箇轉手，送給縣太爺，大家包涵些，也就過去了。』史、霍二人祇得連連答應，將銀子收下，告辭回縣裏來。

那胡鼎彝一面派差去拿李月寶；一面便加急文書，通詳上憲。史、霍二差頭回到縣裏，祇說：『李月寶九月間便出去買馬去了，不在家裏。雞籠山雖有些人在那裏講經，卻都不是本縣子民，且屬鄰縣境地，不便鎖拏。祇得回來請

這是銀子  
在說話  
妙祇要不  
是要他去  
擊人便算  
是好了其

太爺的示下！胡鼎彝聽了，火高千丈，大喝一聲：「狗奴才！您們受賄縱犯，卻花言巧語來搪塞本縣，不給您些苦吃，也不知本縣的法度！」一拍驚堂木，便連聲喝：「打！打！打！打！」將公案拍的山響。史、霍二人連連磕着響頭道：「求老爺的恩典，寬限小的們再訪察兩天，來回太爺的話。」胡鼎彝道：「限您們兩天，將人擎到！逾限檯棺材來見！」史、霍二人磕頭謝恩。胡鼎彝怒氣勃勃的退堂去了。

史旺拔、霍邬圭二人散班來到巡風亭裏，叫小夥計去請了縣太爺的大舅子——孫安——來，邀他到街頭喝酒。酒至半酣，史旺拔便將李月寶在安肅縣雞籠山聚會講經，實在和本縣不相干。如今太爺偏要擎他。您老想這事能這麼嗎？就說李月寶是本縣子民，他已出境，便祇能照請安肅太爺擎解，咱們怎好越境擎人呢？還望你老方便一言，他們有些薄禮孝敬你老。」說着便取出五百兩銀子來交給孫安。孫安且不接銀子，祇搖頭沉吟道：「太爺的脾氣不



奈銀子何  
足見此輩  
之心肝沒  
竟想吞下  
一千五百  
兩孫安畢  
敲得出手  
來

妙三四轉  
後便祇得  
了四分之  
一白蟻  
喫木還厲  
害母怪人  
謂官富一  
萬民損十  
萬爲之上  
者亦有所  
聞乎  
料孫氏上

好惹，你倆是知道的，這事恐不容易！霍郎圭連忙向史旺拔使箇眼色，便向孫安道：『這一點點薄意，是孝敬舅太爺的，本官處另有孝敬。』說着又取出八百兩來，交給孫安。孫安纔袖了銀子，說：『明日聽訊。』史、霍二人千恩萬謝，吃喝完畢，三人各散。

果然『錢可通神！』孫安將六百兩銀子暗中送給他姊妹——孫氏——託他向胡鼎彝說：『要拿李月寶。』孫氏便待胡鼎彝回上房時，將五百兩銀子，給他瞧了一瞧，便不許胡鼎彝再捉李月寶。胡鼎彝心中暗想：『這是誰，闖門子竟闖到上房裏來了？……如今既有五百兩銀子，退去也未免可惜！……況且我詳文上去，原說在鄰縣——安肅——安肅知縣雖是縣丞署印，上司終是叫他去辦的。我落得得功得利，何樂而不爲？……』便道：『既然如此，我不管這事便了。』孫氏不放心，硬逼胡鼎彝叫人到稿房裏將限緝文書討來扯了，方纔攜手上牀。

林後對於胡鼎彝的有異樣的報稱可惜作者不寫

皇帝也怕差人妙極

此蓋掩眼法即催眼所用余會遇湘南龍人佐才能使人見所欲

次日，史、霍得了回信，又待了兩天，果然太爺絕不提起這樁事了。便想道：「得着人家銀子，事辦好了，也得去給他箇訊，使大家好放心。」——且是李月寶很殷朋友的，去送箇訊，將來也好生發些財喜！」想罷，史旺拔便挂了箇病號，騎馬飛奔到鷄籠山來。直進經堂來尋李月寶。李月寶瞥見史旺拔便躲了。

方茂林出來接待史旺拔。史旺拔便加油，加醬，說得天花亂墜，功勞十足。方茂林順口謝了一番，便邀史旺拔到聖池邊去瞧三生。史旺拔扶住欄杆，向池中一瞧，祇見先現一箇屠戶模樣，正在操刀殺豬；閃眼間，池中現出自己本來面目，卻是頭戴金盔，身披金甲，挽着一把大刀，騎着一匹高頭駿馬，儼然一員大將；再定睛細看，卻現着箇道貌岸然，丰神瀟灑的道人。不覺心中大動，轉身便向方茂林，磕下頭去，求告道：「求仙師指示愚迷，弟子情願捨身聽命，祇求師傅引入仙班！」方茂林攙起他來，道：「您命中本是大將軍，後來得證仙

見之影於水中，不倫不類，恰是差役下人聲口。

如此排場，不待照已，是天子矣，何衆人之易惑也。

果。如今祇要您不入迷途，自可如意！史旺拔聽了心花亂放，隨着方茂林到經堂來，向根禪四禮，八拜，死心地，入了教。

一霎時，便見李月寶出來，和史旺拔見過，便拾掇房子給他住下。接着便有許多人前來到聖池去瞧影。也有瞧着文臣的，也有瞧着是武將的，也有瞧着是兵丁的。衆人一齊上壇參見。根禪便道：『輔、弼、諸星正臨燕、冀之野。如今文武諸官俱蒙天授，明日清晨，大家齊聚聖池邊，瞧着真命天子！各人的前程，勿得自誤！』衆人嗥聲應了，磕頭散去。

次日清晨，史旺拔也換着白蓮教的打扮，——白帽、白袍、白袴、白鞵，——隨着衆人一齊擠到聖池邊。一會兒，祇見根禪和方茂林兩箇，手執幢、幡，導引着李月寶——也是全身着白——香爐前走，細樂後隨，來到聖池頭上，衆人向池中看去，祇見李月寶頭戴衝天冠，身穿黃龍袍，腰繫藍田碧玉帶，足登金綫無憂履，手捧白玉圭，身坐九龍椅，儼然是皇帝模樣。衆人便沿着池欄一齊跪下，口中

直如優孟  
兒戲第一  
是謝主龍  
恩四字確  
是這班人  
所說的話  
作者真能  
寫得出來  
絕倒寫無  
知羨民如  
畫自古帝  
王何曾有  
其糜金鑿  
殿祇不過  
村愚不說  
耳乃茂說  
林竟以此  
爲第一着  
無常識無

齊呼「萬歲！」

根禪便向衆人說道：「近年紫薇星正照幽冀之野，本師在蓬萊望氣而來，尋覓眞主。居此三年，直到今年法會弘開，纔遇着眞命天子。您們都是輔弼列宿，從龍大臣。如今且散。午牌時分上殿參駕，聽候封官授職！」衆人暴雷也似的應了一聲：「謝主龍恩！」李月寶此時，如醉如癡，泥塑木雕一般立在池頭，聽憑根禪和方茂林擺布。

時到正午，方茂林取張黃紙，寫了「金鑿殿」貼在經壇門枋上。便擁着李月寶當中端然坐下，喝令衆人參拜。衆人祇知是見皇帝，也不知應如何參拜，也有拜五拜的，也有打恭的，還有爬下儘着磕頭的。亂嘈嘈鬧了好一時，方纔完畢。方茂林便向根禪道：「萬歲有旨：請國師宣讀詔文！」

不知李月寶封些甚麼官，下章再敘。

才智可敗  
孰宜其笑  
也臨紙時  
絕倒黃紙  
一張殿太  
便是也廷  
皇帝做絕  
容易此大  
請字奇絕  
總之此大  
段畫鬼文  
字實較羅  
兩倍高

### 古董俠魂評曰：

本章寫土豪之恣，胥吏之毒，鄉民之愚，奸徒之惡，無不入木三分，如孽鏡臺前，魍魎、魍魎、怪狀、盡顯畢露。溫嶠、燃犀，禹王鑄鼎，想來不過如斯。羅兩峯之畫鬼，更不及此什一之深刻；

明代莠民、奸僧、常假佛會講經，以斂貨行惡，互二百餘年，民間之被害者不知凡幾！今日之紅鎗會大略相似，惟多一不畏槍礮耳。（白蓮教夙昔宣傳不畏刀鎗，疑不畏槍礮，即其遺語。）作者寫此章，其藉古倣今耶！

根禪之惡尤不若方茂林之甚，蓋根禪猶有待白蓮教動手而附之心，方茂林則抱另創一番事業，獨自稱尊之概，雖然志不可不大，奈何其以邪術毒民，則衆俠非誅之不可矣。

將寫破霞明，先寫一滅李月寶爲之引。此種文筆得未曾有。

晚近小說界之產品除讀之肉麻、筋縮之「哥哥、妹妹」等所謂小說外，社會小說流於

誨淫，新文藝小說則硬要中國人說『西式話』，中國人讀『西式文』。至於武俠小說則以蠻觸、蝸爭、荒唐、怪誕、見長；欲求一描寫細膩、切合事理之作，竟不可得。本章狀古代社會之毒，官場之弊，絕似今日，而又絕非今日；寫李月寶之因不安分而被奸僧利用，挾之爲工具；尤層次宛然，不紊不誤，此豈僅武俠小說之魁，且足以壓倒一切敷衍支離之說部！

乍讀本章，不知何以筆鋒轉至此處，換寫一與臥牛山擎天寨絕對不關涉之清苑亂事，及讀下文，乃知爲大關鍵所在。布局神奇，變化莫測，洵足引人入勝，使人如嚼橄欖，回味雋永！胡鼎彝初志尚不失爲一好官，乃因妻弟——孫安——之舞弊，乃陷入貪污之列，惜哉！於以見官親之不可從宦，作者蓋對今日喜用或隨親、眷、戚、族、而作宰者，爲當頭棒喝耳！

二千金，三過手，祇賸五百；足見貪污之不可爲，爲之徒利他人而所得無幾，全部罪惡則負之矣。

---

大  
俠  
傳

## 第二十八章 誘民變平地起波濤 失戎機深山遇雷雨

話說，根禪聽了方茂林之言，立即向李月寶座前長案上，取了一捲黃紙，

展開宣讀道：

大冀朝，天祐元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茲封爾：

根禪，爲左國師，行左丞相事；

方茂林，爲右國師，行右丞相事；

周維邦，爲樞密院使；

史旺拔，爲前將軍；

霍鄔圭，爲後將軍；



張火官爲左將軍；

江豹爲右將軍；

田馬氏爲國太；

戚揚爲吏部尙書；

根禪兼戶部尙書；

方茂林兼兵部尙書；

周維邦兼禮部尙書；

史旺拔兼刑部尙書；

霍鄔圭兼工部尙書。」

絕倒差役  
做刑部可  
謂一步上  
九天

其餘的都督、指揮、御史、侍郎……等文武百官都照聖池照出的品級，封了二、三百人。又冊立田慈兒爲正宮娘娘，髮妻周氏倒封做東宮娘娘。又選了四箇大漢——都會些武藝的，名叫俞克成、余福源、王乾一、曹孟雄——爲殿前校尉。當

妙哉山呼  
要臨時指  
教算充過  
總役然而  
差節離知  
禮口不離  
滿口極似  
本行極口  
差役對不  
此種四不  
像之語辭  
不知作辭  
如何描者  
如何此絕  
似得如絕

時傳旨：「所有文武官員，以及百姓紳耆，所存錢米，一概繳庫，作軍糧，攻打得北京時，加倍賞還！」這一來，居然被他騙得許多錢糧，連經會所得，足可支持十萬人一年的用度。

當下，那些官兒依着方茂林所指教，山呼謝恩畢，史旺拔便出班俯奏伏道：「臣的家小，尙在清苑，急須搬取，且是霍鄔圭還不知聖恩，也得去喚他來，求萬歲許臣到清苑走一趨。」李月寶點了點頭，史旺拔謝了恩，歸班立着。

一時，散了朝，根禪和方茂林二人分別去點名成軍，按人發給刀、鎗、符籙，並囑咐衆人：「見了敵兵，甬害怕，祇須將符籙吞下，直闖過去，管保你不會受傷，而且要得勝。」當下便派了左將軍張火官，右將軍江豹，各率二千人，把守兩頭山口，不許閒人出入。又給了史旺拔一張畫着八卦的黃紙兒，算是路引，叫他：「快去，快來！馬上就要攻打清苑了！」

史旺拔犇回清苑縣，先到衙門裏去。卻見衆夥計沒幾人在班房裏，便問衆人：『是何緣故？』衆人道：『你走後，太爺便接着布院來的鷄火文書，說是要咱們太爺暫管安肅縣印。務將李月寶拏解到院！太爺便傳齊三班六房人等下訓諭。我們幾箇是在假，或是方回來還沒上去銷差的，在這回偷一會兒懶。——頭兒您可上去？』史旺拔聽了，默然不語。

一會兒，祇聽得裏面有人高聲傳話道：『太爺駕往安肅接印，三班六房諸班人等伺候了！』史旺拔祇得上去銷了假。卻將鷄籠山的事，暗地裏一一告訴了霍邬圭。霍邬圭聽說有將軍、尙書可做，心癢難搔，恨不得立時跑到鷄籠山去做官去。便和史旺拔二人商量，要乘隙逃走。史旺拔悄悄說道：『如今光人逃去有甚光彩？乘着本城空虛，指揮——謝秋樹——祇是箇公子官兒。不如咱倆暗中遞箇訊去，要國師派兵來襲取清苑，豈不是咱倆的首功？還得做箇開國元勳啦！』霍邬圭聽了心花怒放，連忙叫史旺拔寫了箇書子，差了一箇心

乘虛奪城  
於賊計未  
嘗不妙確  
係不妄做  
開國元勳  
之好機會

絕倒夫人  
可畏也知  
縣難矣哉

此輩之所  
向惟在銀  
錢故彼認  
定胡令爲

腹夥計，送到鷄籠山去。

胡鼎彝到了安肅，即日接印。想着：「李月寶曾送我五百兩銀子，已當着我夫人許下，不拏他了，如今上司硬要他到案，這便怎樣……這祇怪我先時不該性急，通詳上去！如今詳文批了回來，也怪不得我了！」他這心事一想，五百兩頭早已拋向東洋大海去了。並想着：「清苑捕快、民壯、兩班頭都得過他的銀子，派去一定拏不着人。不如派安肅差役去，好拏了來銷上司差使。」想罷，立即升堂理事。頭一件，便標了一支硃籤，派安肅縣捕快頭湯蘭、壯頭吳才和霍邬圭三人，即刻到鷄籠山去將李月寶拏來。如有賄縱，立斃杖下。湯蘭、吳才領籤，叩頭下堂，自去拾掇下鄉。霍邬圭卻想着：「您太爺也得過人家幾百兩銀子了，您可以坐在堂上翻臉不認，我可辦不到。」想着，便尋着史旺拔商議到鷄籠山報訊，襲取清苑好得頭功。史旺拔便夤夜急奔鷄籠山來。

此際之李  
一月寶已如  
一木偶徒  
爲工具耳

皇帝怕縣  
差千古奇  
聞雖然於  
此點觀一  
李不過心  
膽小入耳  
貪之利用  
妖教夷族  
滅家之慘  
妖徒之害  
恨人痛  
反正兩面

史旺拔急奔到鷄籠山，便將胡太爺奉上司札委兼署安肅，仍要擊人的話說了。根禪便利方茂林商議。方茂林問過史旺拔，知道清苑空虛，便決計暗襲清苑。當即擁着李月寶登殿，宣詔派左將軍張火官，右將軍江豹，統兵攻打清苑。另派前將軍史旺拔爲嚮導先行，右國師方茂林總持全軍。撥三千人馬，即夜起行。

分派纔定，忽有人報道：「安肅縣有差役來了。」李月寶嚇的連忙抽身下殿，遁到後面密室中去了。方茂林便叫戚揚出去會見。這戚揚原是紹興山陰人氏，歷充縣幕，近日失館，周維邦薦他來進教的。這時奉命辦這頭一件事，便向方茂林請示：「如好言而來應當如何？惡意而來應當如何？」方茂林一指示了，戚揚方領命出來。

這時湯蘭、吳才領着四名快手，四名皂隸，雄糾糾，氣昂昂的坐在外面廳上。霍鄔圭祇皺眉蹙額，坐在一旁。戚揚出來上前招呼，陪着他們坐下。茶罷，問

都顧到不  
愧紹興師  
爺

捉李母借  
吳才口中  
補出

活脫游方  
行脚僧聲  
口絕倒

道：「列位到此有何公幹？」湯蘭、吳才，不曾得着一點好處，滿心沒好氣，高聲道：「我們奉了本縣太爺之命，來拏李月寶的。」戚揚和瀨、悅色，說道：「李月寶久不在此地了。到塞外買馬去，一直沒回來。」吳才大喝道：「胡說！本縣太爺在清苑任上時，已將他的母親拏住，招出他在此做會，怎能抵賴？快叫他出來，你們各自散去，還可逃得性命，不然時「滾湯潑老鼠」一窩兒總是死！」戚揚陪着笑臉，取出一百兩銀子遞給湯蘭，道：「李公子委實不在此，還望兩位包涵些。這一點兒薄意，祇算送給兩位路上做箇茶錢。將來自將重報。」湯蘭、吳才一齊道：「包涵不得！就請你去回話吧！」說着，抖出一條鐵鏈，「嗆哪哪」一聲響，便將戚揚鎖了。霍鄔圭便做好歹的勸着。

方茂林在屏後聽見，闖出來，大喝道：「身在公門好修行，」為人方便自方便，」人是委實不在此地，你們弄幾兩銀子回去也是便宜！何苦似這般「狐假虎威」？」吳才聽了大怒，忿罵道：「這餓不死的賊禿也敢嘴硬！連

此與唱戲  
何異

賊亦有謀  
可見無謀  
者雖賊亦  
難作

這賊秃也帶了去！說着便上前要鎖方茂林。方茂林呵呵大笑道：「來吧！你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闖來！」佛爺就慈悲超度你吧！」話未畢，掣出戒刀一揮，吳才的腦袋早已滾落地下。兩旁站着的從人立時解了威揚，並將湯蘭綁了。方茂林叫人將吳才屍身拖出去，將湯蘭押去看守着；一面請霍邬圭到後堂來，頓時換了將軍服飾，好不威風。

方茂林殺了吳才，便和根禪商議道：「如今殺了差人，勢不可掩。今夜可命衆將銜枚疾走，露夜趕到清苑，我們隨後拔寨都起，免被官兵圍困要緊。我如今且去約兩箇朋友來幫助，後日清晨在清苑相會吧！」根禪點頭道：「您快去，快來，不可延緩。今夜之事，我親自去督陣，料不會失誤，您祇管放心。」方茂林便道：「這趟辛苦您了！」說罷，下山自去。

這日申牌時分，根禪便調齊人馬，將湯蘭殺了，祭旗。並分發乾糧，符籙，滾

此種離奇之獎勵，以搶進之鼓，激可謂已忘卻來戰之本，背戰之原，理爭之日，張動子軍之雙鎗，部下家衝，隊倪嗣冲，部倪嗣冲，軍每安武，一快鎗，故鎗名。

滾下山。將李月寶擁在中軍。下山祇走得二十餘里，已近黃昏。根禪便將馬軍都調到前面，自和史旺拔、霍鵬圭、俞克成、余福源等四將，統率着拍馬急行。沿途百姓人家，夜間已關門閉戶，雖聽得千軍萬馬，雜沓而過，也沒人敢開門出看。約莫犇了四五箇時辰，已至離清苑二十里的王家莊。根禪便傳令：「乘早搶城進城後，許兵卒大搶一日！」衆兵將聽了，精神陡振，毫不覺疲，各自爭先上馬，將那身汗蹄乏的馬亂鞭。果然天纔微明時，便到了清苑城外。

衆僕僮進了城，便亂燒亂搶，擄娘兒們，姦大閨女，無所不爲。根禪沒法約束，祇得分派四將，帶了那些教裏人合成的御林軍五百人，將保定府、清苑縣各衙門和倉庫等奪了過來。這時那保定指揮早已逃走了，根禪便將衛所兵丁統統收歸部下。回頭到知府衙門中，四將來報：「知府一家老小都逃走了，祇將知縣的家小親戚都殺了。縣丞等小官兒全逃了。」卽時，李月寶的家小救出。已經根禪便一一放賞，並派史旺拔、霍鵬圭去迎駕進城，便將知府衙門，



暫時做了大冀朝的皇宮。

諸事分派將定，忽有軍校來報道：「右國師回來了。」李月寶忙叫「宣上殿來。」軍校領命出去，一霎時，便領着方茂林和一箇道人，一箇武士模樣的人，一同進來。李月寶連忙下階相迎，一同上堂坐下。便請問二人姓名？方茂林代答道：「這位仙長姓趙，道號天申，是霞明觀首座弟子，道法高妙，武藝精通。這位姓黎，名大宛，是閩廣劍客，有萬夫不當之勇，且是劍術已出神入化。」他二位奉了教主之命，特來幫助主公的。主公得二位相助，自可取天下，易如反掌！」李月寶大喜，即命黎大宛爲「大將軍」，趙天申爲「軍師」。吩咐大排筵讌，一則慶功，二則與軍師、大將軍二人接風。

席間，趙天申取出徐季藩和徐鴻儒二人的書子，獻給李月寶。李月寶拆開看時，卻是封李月寶爲「都招討使，兵馬大元帥，大冀王」敕諭。當筵沒說甚麼。席散後，李月寶便和根禪、方茂林等商議。方茂林爲要仰求霞明觀幫助，

雙鎗隊  
尚多行此  
令光復時  
馮國璋攻  
漢陽聞亦  
曾下此命  
是則所謂  
國軍者直  
是土匪耳  
七百兩何  
在六百兩  
何在令人  
一歎

事初起便  
爭帝且此  
種官銜不  
亞二皇帝

設再有功授  
如何陸人  
足見妖識  
之無常識  
或謂此段  
無關緊要  
不知此正  
以非白蓮  
教行不其  
邪大業即  
成編量妬  
心雖欲起  
轟烈事亦  
不可得也  
一眉無  
盛眉無  
故先降一  
級已是一  
利之兆一  
笑等入見  
此錢便膽  
大遇小變  
則膽小今  
日滔滔者  
皆是也

且不敢違拗他的師傅——徐鴻儒——便勸李月寶暫且稱王。根禪也祇得依從。當卽傳知文武官職仍舊。祇主公暫稱「大冀王」，留待教主將來冊立。當下根禪便帥檄文，分發四處。

胡鼎彝在安肅縣滿望挈住李月寶，好押解到院，銷差報功。不料候了一日，沒有見差人回來。心中有些憂悶，便再差隨身僕人去打探。到夜間僕人回報說：「差人都被殺了。鷄籠山賊已襲攻清苑城去了。」胡鼎彝大驚，手足無措。怔了一會，纔想起本城也有武官，便連忙吩咐打轎到千戶所。不一刻到了千戶所衙前，祇見許多兵卒正在搬運箱籠等物。僕人傳帖進去，好一晌，纔見開了中門，門上持帖到轎前半跪，說了箇「請」字。胡鼎彝便急忙下轎，步行進去。

那千戶——石鏗良——來到花廳，和胡鼎彝相見，禮畢，獻過茶。胡鼎彝開言

絕倒竟懶  
絕了了一  
切倒石鏗  
良者食空  
糧也此姓  
名可與官  
場現形記  
中之申守  
堯(伸)手  
要(媿)美  
偏說得好  
聽

武官反是  
助防奇絕

道：「寅兄可曾聞得鷄籠山妖匪謀叛的事麼？」石鏗良答道：「方纔得報，所以兄弟將敝眷先送出城，好一心禦戰，免得賊來時牽挂。」胡鼎彝聽了，心中暗想：「您倒預備得早！」口中卻不便說出，祇道：「寅兄與兄弟同有守土之責，如今賊勢已大，兄弟一面點起民壯協防，還望寅兄調齊隊伍抵禦纔好！」石鏗良道：「那箇自然！兄弟馬上就要上城了。」胡鼎彝看他神色不定，知不可靠，祇得說了幾句仰仗的語言，便告辭回衙。

回到衙中，急忙備下緊急文書，八百里晝夜不停，通詳上去。一面傳差，點起民壯，登陴防守。吩咐不許開城。自己也戎裝上城，巡眼巴巴的盼望救兵來到。次日早上，石鏗良纔率了二三百名疲癯殘疾的兵，上城助防。並運了許多播木、石子、金汁、石灰等物上城。午牌時分得報，說：「清苑城破太爺全家殉難！」胡鼎彝更是痛不欲生，安排死守。

足見背水陣法非人  
陣法可用爲人  
將者可固宜  
悉古法亦  
不可泥古  
法也

那知李月寶等，卻是一往直前，一連打開幾縣。纔回頭來攻打安肅。待得兵到安肅城下，已有六七日了。這時弓嘉宜已分差周吉、蔣莊、林慈、陳曼分頭遏敵。卻調都督簽事彭致純引五千兵來助防安肅。彭致純纔到時，李月寶已差方茂林、黎大宛率領王乾一、曹孟雄等帶了一萬烏合之衆來打安肅。彭致純便背城列陣，出馬迎敵。陣勢還沒擺開，黎大宛已驟馬舞刀飛將過來衝陣。官兵陣中千戶王恭辰挺鎗迎戰。鬪了有五六十箇回合，黎大宛刀光起處，王恭辰已身分兩段。彭致純大怒，拍馬挺戟而出。方茂林見了，大喝一聲，將禪杖一揮，一齊乘勝殺將過來。官兵沿途疲勞，且是後面背城，欲退無路。被黎大宛等一衝，直殺得七零八落。彭致純祇得策馬落荒而走。胡鼎彝在城上看見，連忙開城收納敗兵。方茂林揮兵攻城，城上擗木滾石亂打下來，打死了好幾百。方纔保得這座孤城。

彭致純一口氣奔了十多里。迴頭一看，卻沒半箇從人跟隨。仰頭望時，天

先寫雲霧  
後寫閃雷  
次序井然

急極人忘  
餓及見炊  
煙乃不可  
耐描寫人  
情已達極  
頂

色已近黃昏；且是烏雲四合，黑霧重重。前後左右，又都無人家村落。想着：『後有賊兵；』祇得打馬前行。又行了五、六里路，仍是荒原艸野；天上閃光蜿蜒，雷聲轟隆。彭致純大急，慌忙打馬亂跑。好容易跑過一座土崗，卻見前面山峯環抱，溪水潺潺；溪上有一道板橋。彭致純打馬過橋，進了山嘴。迴旋一望，祇見那山腰中，石崖凹裏，有一縷炊煙，冉冉上昇；不覺饑火中燒，饑涎欲滴。

霎時，猛然霹靂一聲，山搖地動，震得彭致純眼、耳、麻木，心膽顫驚。接着便大雨傾盆而下。雨點兒比蠶豆還要大。彭致純身在荒野沒處躲避，便急忙奔上山腰，卻是一片一畝大小的平地。打平地盡處山脚邊繞過去時，卻是一座石崖。崖凹中有三間茅舍，雙扉緊閉。彭致純這時全身已溼透了。急中無暇細問，便伸手推門。祇聽得裏面有箇女子聲音，問了一聲：『誰？』彭致純急急答道：『是迷路遇雨，來求庇蔭的！』

門開處，果是一箇年穉小女郎，向彭致純上下打量一番，纔道：『請屋裏

細極

原來是三位久盼了

坐吧！彭致純連忙進屋，撻下手中戟，揮了揮甲上雨水，取下頭盔，灑去積水。祇見那小女郎向那馬吆喝一聲，那馬如懂得他的意思一般，一低頭，進門來，自走到東廊下立着，一絲兒不動。小女郎便關了屋門，迴頭向彭致純道：「您待一會兒，俺去請俺師傅來。」彭致純答應了，戴好了頭盔，立在堂中等待着。一會兒，堂東側門一開，便見一箇垂髻女郎，——偏體紫衣——和先時開門的那女郎一同引着一箇二十多歲，劒眉星眼的女子，來到堂中。彭致純暗想道：「難道這一家子沒男子麼……」一面疑惑着，一面上前見禮。請問姓名，那女子道：「俺姓華，道號「凌雲子。」指着那開門的女郎道：「這是俺弟子李松。」又指着那紫衣女郎道：「這是俺師姪章怡。」彭致純也將姓名說了。凌雲子便向李松道：「可將替彭策事預備的飯菜取來。」彭致純聽了心下暗想：「他們怎知我是都督策事？又怎知我今天會到此地？便預備好了飯菜呢……」祇納悶不語。凌雲子又道：「將軍不必憂悶，滅妖匪，救安肅，自有其

人將軍祇待着報功領賞便了。」彭致純見自己行藏，他全知道，不覺大喫一驚。

凌雲子尙有何話？下章再敘。

### 古董俠魂評曰：

本章寫愚民之被誘，證以過去之義和團；今日之紅鎗會等，維妙維肖，絲絲入扣；胡鼎彝知死守安肅，猶是盡職之官。若石鏗良者，民賊耳！

傳令大搶若干時，以爲鼓勵士卒拚命克敵之異奮劑；其毒害何殊於人之將亡，精髓已枯，而藉春藥以圖一快。今日之軍閥頗多師此故智者。寄語統兵人：此等自殺政策之結果，不外民衆怨毒，而自召滅亡。幸毋飲鳩止渴，取快一時，而身亡名裂，則吾儕小民拜賜多矣。

方茂林祇一夜便邀到二人。足見白蓮教對此早有準備，故能遣將錫封也。

李月寶去帝而受封稱王，不僅狀白蓮教內部分子之異心，與徐氏父子之自尊；且以爲

後文白蓮教大失敗之伏線。

凌雲子與混天虜爲第二集書中之重要脚色，第一集至此已成七分之二，乃表出二人及李松爲後文引綫。且不因第一集將結束而忽促間損及三人之身價，在此短程中仍寫得有聲有色，妙哉。善舞者，雖掌上，盤中，靡不盡態極妍；作者文章亦猶是乎？

或謂本書寫戰鬪甚詳，獨此章甚略，深以爲病。不知事有正，從，文有主，賓，未可執一例以呆例全部也。本章之正事，主文，爲誘民變及深山遇俠，舍此外，皆枝葉耳。能寫得葱綠扶持，已稱盛矣！奈何反責以不顛倒賓、從，爲主、正耶？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出版新書

泗水漁隱：最近傑作：武俠小說：

小俠義  
小說 粉黛英雄傳 四寶洋

小武俠  
小說 關東馬賊傳 二寶洋

小俠義  
小說 清初五大俠 四寶洋

小武俠  
小說 滿天飛奇俠傳 三寶洋

小武俠  
小說 青光奇俠傳 三寶洋

小武俠  
小說 七俠五義締交錄 三寶洋

小武俠  
小說 大明飛俠傳 三寶洋

小武俠  
小說 紅衣女盜 三寶洋

小武俠  
小說 綠林奇俠傳 三寶洋

小武俠  
小說 海底盜 三寶洋

以上新近出版武俠說部。係小說名家泗水漁隱最新撰著。書中描寫江湖上英雄好漢。烈女奇男所作所為之事業。可驚可駭的絕技。光怪離奇的武藝。情節香豔武俠並具。筆法流利婀娜兼擅。此幾部武俠新書。自是不同凡響。愛讀武俠小說者。盍速購閱乎。